

中華民國九年三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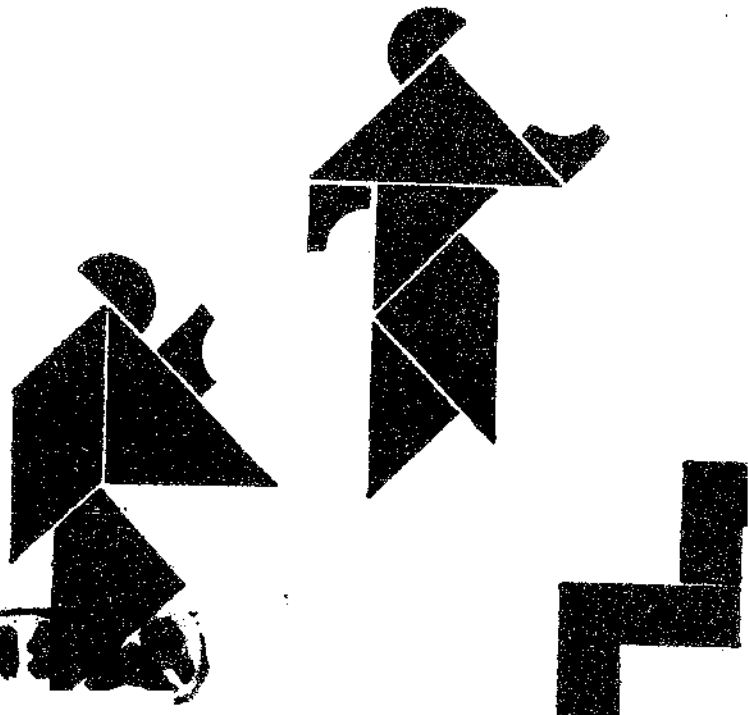


620  
劉  
學  
月  
刊

期二十第 卷四第

版出所究研院樂音曲戲國中  
行印局書界世

（國立中央圖書館）



# 第四卷

## 第十二期

### 內容

### 圖

#### 平劇臉譜演變舉例七十八種

關羽——曹操——包拯(二)——尉遲恭——屠岸賈——廉頗——馬武——關平——楊志——  
 鐵勒奴——楊七郎——趙匡胤——馬謖——關泰——姬僚——黃龍基——黃三太——傅諸——  
 鮑自安——黃巢——竇二墩——濮天鵝——白鸚鵡——秦尤——武天虬——劉國楨——典——  
 章——青石精——聞太師——魏延——蘇猷——尉遲寶林——楊凌——黃蓋——徐延昭——  
 又尉遲恭——高行周——李達——又楊七郎——又馬武(二)——周處——倪榮——司馬師——  
 又屠岸賈——孟良——焦贊——牛皋——張飛——姚期——高旺——項羽——先蔑——夏——  
 侯傑——青面虎——金頭仙——鍾馗——煞神——大鬼——金兀朮——史龍——郝文僧——  
 鄭子明——文醜——楊五郎——伊辰——秦檜——顧讀——歐陽枋——劉瑾——余千——姜——  
 子牙——黃胖和尚——馬漢——高魁——張士貴——伯嚭。

### 文

中國舞台裝飾與繪畫………徐晶心  
 滇南孔劇述評………徐凌宵  
 奇雙會全譜………曹心泉  
 談奇雙會………杜穎陶  
 臉譜的演變………翁耦紅  
 醇酒婦人(獨幕劇)………佟晶心  
 曲學通論典詞餘講義………野鶴  
 京劇提要  
 雍涼關——天水關——鳳鳴關——罵王朗——失街亭——戰北原——五丈原——司馬逼宮——  
 鐵籠山。

### 編輯餘談

# 平劇臉譜演變附圖

第一時期 整臉

圖一



關羽 第二時期

圖二



曹操

圖三甲



包拯

圖三乙



包拯

三塊瓦形

圖四



尉遲敬德

圖五



屠岸賈

圖六



廉頗

圖七



馬武

圖八



關平

圖九



楊志

圖十



鐵勒奴

圖十一



楊七郎

圖十二



趙匡胤

第三時期

三塊瓦

圖十三



馬謖



黃三太  
第四時期

花三塊瓦

圖十七



黃龍基

圖十六



姪僚

圖十五



關泰



黃集

圖十九乙



鮑自安

圖十九甲



錢諸

圖十八



秦无

圖二十三



白鸚鵡

圖二十二



漢天雕

圖二十一



寶二墩

圖二十



清石精

圖二十七



典韋

圖二十六



劉國楨

圖二十五



武天虬

圖二十四

圖二十八



聞太師

第五時期

第一節段

截網臉

圖二十九



魏延

圖三十



蘇獻

圖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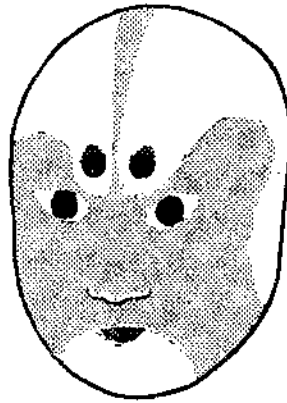
尉遲寶林

圖三十二



楊凌

圖三十三



黃蓋

圖三十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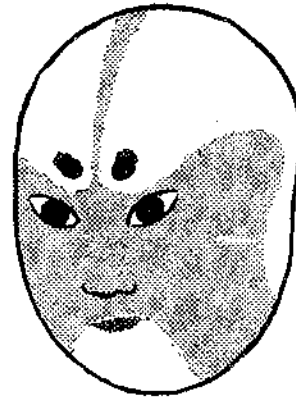
徐延昭

圖三十五



尉遲敬德

圖三十六



高行周

第五時期

第二節段

正膛臉

圖三十七



李逵

圖三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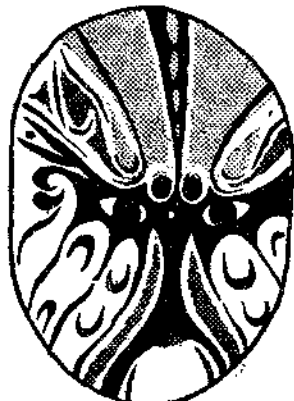
楊七郎

圖三十九甲 附此借證



馬武之時期三

圖三十九乙



馬武

圖四十



周處

圖四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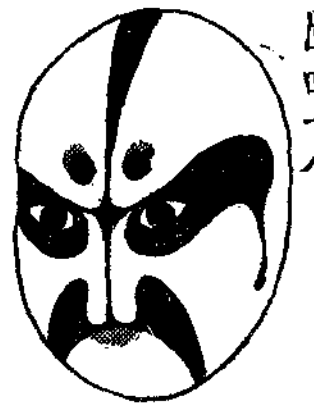
蔡倪

圖四十四



孟良

圖四十八



姚期

圖五十二



夏侯淵

第五時期

第三節段

十字門

圖四十二



司馬師

圖四十六



牛高

圖五十



項羽

圖五十三



青面虎

圖四十三



屠岸賈

圖四十七



張飛

圖五十一



先謙

圖五十四



金頭仙

第六時期

綜合演變之一

花臉

第六時期

綜合演變之二

碎臉

圖五十五



鍾 魁

圖五十六



煞 神

圖五十七



大 鬼

圖五十八



金 兀 木

第六時期

演變之三

歪臉

圖五十九



史 龍

圖六十



郝 文 僧

圖六十一



鄭 子 明

圖六十二



文 醜

附舉

整臉之進演形式

以為證明

圖六十三



楊 五 郎

圖六十四



伊 庚

圖六十五



秦 燦

圖六十六



顧 讀

圖六十七



歐 陽 枋

第六時期

綜合演變之四

揉臉

圖六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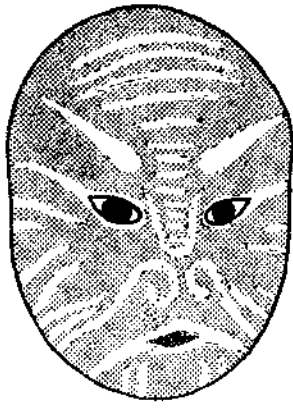
劉瑾

圖六十九



余千

圖七十



姜子牙

圖七十一



黃胖和尚

第六時期

綜合演變之五

元寶臉

圖七十二



馬漢

圖七十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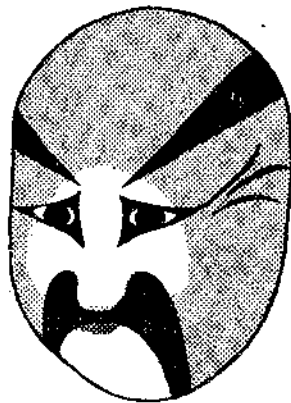
高魁

第六時期

綜合演變之六

小奸臉

圖七十四



張士貴

圖七十五



伯嚭



## 中國舞臺裝飾與繪畫

侯晶心

一個時代的藝術品代表一個時代的思潮。由於集合某一個時代的產品和其他一個時代的產品互相比較就把各個時代劃分成什麼什麼主義的總名。假設我們粗略的檢討一下，近年來中國戲曲文藝品的現象，至少由白話文學運動的時期可以找出象徵主義和寫實主義兩個分野。象徵主義要求以記號代表一種意義。寫實主義就要求一切寫實。因為兩個主義的不同，同時有許多走極端的人們，各自據守各自的壁壘，不稍退讓，並且根據個人的立場攻擊其餘，因此便發生近二十年來戲曲的批評。這種批評的理論還不是象徵主義和寫實主義的互爭。設使中國戲曲依了寫實主義一切的要求，則中國戲曲象徵的色彩將完全破壞。但若將中國舞臺一切象徵主義破壞而實現寫實主義，則實現的方法應依照唐宋以來真實古典的狀態無疑，不然中國舞臺裝飾更要露出混亂的狀態。知道了留心到這一點，就覺悟到中國舞臺裝飾是不是也要像西洋舞臺裝飾一樣要由繪畫上來解決。據想這是很可能的。好像由一切已往的戲畫中可以看出來。

本來中國戲是沒有佈景的。中國舞臺上的佈景已然被鑼鼓、音樂、和動作術給代替了。就是凡是中國舞臺的空間藝術都用時間藝術給代替了。譬如說洗馬他只作出洗馬的姿勢，用音樂伴奏着，便令觀眾瞭解這是在洗馬。像這樣的細微而重要的地方很多。那麼如果用一個真馬去洗，無論其能否實施於舞臺之上，但如事實施，那麼他的音樂便必要更改是無可疑惑的事。

現在中國舞臺上的佈景因為受了寫實劇的影響有可以注意的三點：(一)機關佈景，這種佈景好像是在舞臺大灣戲法。(二)畫面背景，這種背景更換的時候好像拉大片(即大型的西湖景)

(三)原來的背景太簡單而粗俗不適於舞臺裝飾。中國舞臺裝飾有了這麼三個毛病，識者多以爲中國舊劇舞臺裝飾太不妥當，又說不出是什麼毛病。他們只覺得不滿意。可是又說不出怎樣才能改好。爲了滿足一般不滿意中國舞臺裝飾的人們，所以筆者才來爲他多想了想找出一條較比可以走得通的道路。(這也是老王賣瓜自賣自誇吧！其實正未必是一條走得通的路)。

晚近西洋舞臺佈景受了繪畫的影響有什麼浪漫派，新寫實派，象徵派，構成主義派。其實這些派別的舞臺裝飾搬到中國舞臺上去却是走不通的，因爲中國戲場的一切要是中國的才行。不信我們演一齣四郎探母，配上洋式棹椅，我敢保他不像樣子，因爲他外國的色彩太濃所以不能適用。

中國舞臺裝飾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憑據什麼作爲配置裝飾人出發點。在筆者以爲最首要憑據中國舞臺上的服裝，因爲除去服裝以外，沒有什麼可以作爲憑據的東西。請想那兩張破椅子，五六把破椅子，能够給人什麼特別的興奮嗎？

計劃實現理想的中國舞臺裝飾在歐陽予倩的戲劇之改革及其理論之建設一文裏，好像他提到了一句改良中國舞臺裝飾，要注意到唐宋以來人物的圖畫。這句話是很重要的。筆者便依了這個主張推論出將來中國舞臺裝飾的出路是必要由此才可以打通。

細看舊戲分場的組織是很不宜於佈景的設置，因爲分場並不能給設置佈景的機會。一齣戲至少有正面和反面兩者的關係，然後才能作成戲劇。正面和反面兩者似不應用同一的佈景。中間沒有絲毫閉幕的時間，所以就很難設置佈景了。再看場的長短也有問題。長起來一場可到二三刻。短起來只要幾分鐘。爲幾刻鐘設一佈景，似還值得。爲幾分鐘設置一景，未免太寬。所以中國戲曲設置佈景必須劇本的組織變更爲分幕制方可。

按分幕制的舊劇僅能利用一個素幕放在後面。將中國舞台上的衣服臉譜襯托出來。但是顏色不妨稍加以更改，因已往那塊紅的不大相宜。這塊幕能利用一塊從開戲到演完中間不必更換。更換了便要事仔細研究一番。至於廟堂形式的畫面的背景在這種場子裏面是不適宜的，因為舊劇的動作和寫實佈景是衝突的。

中國舞台裝飾所可以採取於西洋的僅是他那製造法，佈置法，而形式顏色關於外形的這些條件都必要是中國的才對。我們常看見中國畫上的人物他們那些衣服是我們不反對的。有一部分是和戲台上一樣的。然後我們就考究他的背景。有的人物畫上並沒有任何其他山石樹木的陪襯，或僅有一些傢俱。有的畫上是有樓閣山水的。這種樓閣山水現實於舞台之上，就是適合於今日中國舞台裝飾的。我們再推想畫上的那些樓閣亭台能以設置成爲舞台上的佈景，那麼外景內景都可以由此路設法走通了。室內的裝飾實現一切畫上的屋內光景，那麼一切道具也就可以依照畫上的陳設解決了不是？這樣說將來中國舞台裝飾也是要由中國繪畫上面解決的。其解決的步驟正合西洋的一切一樣。

這些可以作爲中國舞台裝飾的繪畫來源很多，可是來源雖多，但把他變通應用還要細心審度才行，因爲第一要研究劇本的要求是怎樣。第二要看舞台和演作是怎樣。第三要看經濟是怎樣。這些可以作爲佈景來源的繪畫大概可以分類如次。

- (一) 中國舊有的人物名畫 (甚合高雅的戲曲)
- (二) 中國戲曲和小說上的圖畫 (甚合高雅的戲曲)
- (三) 酒樓廟宇的壁畫 (雅俗共賞)
- (四) 燈畫上的戲畫 (雅俗共賞)
- (五) 扇面上的戲畫 (多近俗)
- (六) 年畫中的戲畫 (甚合農民的戲曲)

年畫中有小說畫有戲齣畫。戲齣畫中有時臉譜位置同場人等與流行戲稍有出入。這許不同種戲的等等關係。

北京政變(王文顯著英文劇)在美國表演的時候他們使用了一個中國貴族式的圍屏，形式加以變更作爲背景，甚爲恰當。後來我在中國年畫中也找到與美國人辦法差不多的一張，這或者是偶合的原故這未必是有什麼互相影響的關係。不過假如戲本組織變了，佈景放上去了，道具也能夠放入去了，那麼將來中國戲的動作有沒有變更呢？我想一定有。因爲在寫實主義的佈景中不能採用象徵主義的姿態表情的緣故。那麼是中國舞台裝飾由於繪畫的關係，便直接影響到演劇——更利害的是影響到新樂劇的誕生！

## 滇南孔劇述評

徐凌雲

中國戲曲音樂院，注意全國各處之地方戲曲，年來搜集川、陝、閩、粵，劇本甚多，這是很有意味的事。為整理國劇計，為采風問俗計，為充實劇藝計，為擴大戲劇題材計，都不能缺少此種橫面的工作。頃者，院中當事諸公，又出示雲南張君四維抄寄之孔劇兩本，更令人感到莫大之興味。

### (一) 孔劇難得

孔子的戲，比老爺戲又名貴多了。關老爺雖為社會尤其梨園行所信奉之神聖，上演的時候，前後台有許多迷信的儀節禁忌。然而倒底還有不少的關戲，倒底還敢大膽演出。至於孔子，據我所親歷北平（皇帝所在）山東（聖賢之邦），都不會見過。聽說河南鄉下有齣在陳絕糧，亦不知其是何排場，而萬里滇南，竟有此孔劇出現。且題目冠冕，令人刮目，此其可重視者一。

### (二) 滇南至元朝始知有孔子

孔子為中國教化之主宰，歷代尊崇，八方信奉二千餘年矣。然據兩般秋雨菴隨筆云：滇南人初不知有孔子，祀王右軍為先師，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始建孔子廟，此說甚奇，而不能謂之虛構，此隨筆為錢唐梁紹壬所著；或記遺聞，或考文字，正譌決疑，皆有根據，匠心獨運，要言不煩，固非妄語者流。滇南去中原較遠，此種錯誤，亦非不可能者。然而孔教雖遠，卻能創造幾本孔劇，此其可以重視者二。

### (三) 劇本之收藏者——鄭文齋

戲共兩本，一為哭顏回，一為夾谷會，為老伶鄭文齋氏所藏之秘本。張君云：鄭文齋名履芳，昆明人，先唱花旦，藝名五朵雲，在成都甚紅，中年後改鬚生，能戲數百，博冠羣儕，尤以做

工見長，喜怒哀樂，細膩入神，唱三國戲人稱活魯肅，生旦淨丑皆可，但未見唱武聖，以會唱花旦，故不敢扮老爺，舊規如此，以尊聖賢。鄭君現年已六十有六，登演仍絲毫不懈，且能舞大刀，甚為難得云。案昆明是雲南的省城，成都是四川的省城，鄭君以滇伶工而又蜚聲西蜀，由現在的京朝派眼光看去，似乎不但是鄉土一派，而且是邊荒之人，但稍知乾嘉舊事，知道魏長生陳銀官等大幫的西南名伶，在北京翻江倒海，龍虎風雲的歷史者，即可了解此種鄉土派與京朝先輩極時期之戲劇有甚大之關係，而不容輕視。至今薛家將楊家將洪洞縣等戲，何一而非起於鄉土也，此君以鬚生而兼其他各角，能戲數百，博冠羣儕，擅長三國戲，人稱活魯肅，若掩却名字，幾令人疑是程長庚尚在人間，惟長庚非花旦出身，不工旦角，稍有不同，此程之所以能演老爺，而鄭則不能，非不能也，不敢也，老爺之勢力大矣哉。

### (四) 哭顏回之情節

哭顏回的情節大致如下：(一) 晏平仲帶領孔子，謁見齊景公，景公問治國安邦之道，又問高徒幾人，孔子便談到顏回，因其已死，且贊且歎，景公請孔子館驛安身，命晏子妥為招待。(二) 晏子夜訪孔子，請教鼓琴一曲，孔子對琴而唱：(反二黃)悲秋之詞，因琴音甚悲，疑是顏回鬼魂來聽，於是將琴作帛，哭念一番；再唱大段反調，晏子與子路子貢一齊解勸，方才止痛，此即哭顏回之所由，名為劇情之骨幹，此處已經張四維先生加批，孔子說鬼有乖經文，實為確論。孔子一生最與迷信無緣，子不語，怪力亂神，敬鬼神而遠之，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皆為聖門之要旨。孔道與其他宗教之最大分別在此，演孔子事蹟，斷不宜涉於神怪，惟劇中尚無顏回鬼魂出現，僅止孔子疑心生暗鬼，而詞句頗近荒唐，非大改不可。

### (五)孔子與晏嬰

劇中人孔子與晏子是朋友；但依史書所載，則孔子之不得志於齊，卻是晏平仲毀他。史記孔子以魯亂適齊，為高昭子家臣，通平景公，可見孔子之得見景公，非由平仲之力。齊侯問政於孔子，欲封以尼谿之田，晏嬰不可，齊侯惑之，孔子遂行。清乾隆批曰：晏嬰非不知孔子，蓋忌其見用耳，跡其生平所為，若二桃殺三士，則更以小嫌而肆其陰險，尙得謂之賢哉！而此劇之晏嬰竟是誠意薦賢，恰與事實相反，大約因為孔晏友善，而論語載孔子去齊。又只云齊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則吾不能，以季孟之間待之，曰吾者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寫景公冷淡情形如繪，卻未說明是晏嬰作祟，故未及深考，遂以君子度人。然綜合晏嬰一生本事看來，確有些滑頭意味，又通鑑載齊侯獵魯郊，因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舍於公館，迎孔子至與語，是晏嬰確有與孔子在館舍對話之事。但係晏嬰到魯國之事，劇中則作爲孔子到齊國之事，又恰恰相反。

鄙意後一層的相反，倒沒有多大問題，只要談話與史蹟或孔道有關係，則在齊在魯均可變通，戲文如此變法，就不算違背史實。至於前一層的相反，則晏子明明是妨賢，卻說他薦賢，是太相刺謬了，不如改作另一人，高昭子亦可，捏造一人亦可。（如無妒忌進讒之事，則用晏嬰亦無不可。無如晏嬰實是孔子的對頭，不但把他擠出齊國，並且使他連魯國的相國都做不成，而被迫到衛國去。史稱孔子相魯，齊人懼，欲敗其政，乃選好女子八十人及文馬三十輛遺魯君。魯君怠於政事，孔子遂適衛，雖未明言是何人的主意，但時在夾谷，却齊之後，晏子在齊掌權，用事很像他的策略）。

### (六)孔子與顏回

顏回是孔子第一個得意弟子。論語上孔子對他是贊不絕口，他對孔子是一片丹心，子畏於匡顏淵後，子曰：吾以女爲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是何等性命相依。顏回既死，孔子哭泣悼念，見於論語，先進篇者，真是極哀盡致。其中有人才之嘆息，有本身之牢騷，居吳顏回來作題材。若寫得好，可以成功一種有味味的悲情歌劇。

這個本子，孔子初見景公，因景公問到門下高徒賢者幾人；更因孔子之回答，而轉出下文之哭悼，出落尙不失自然。至於詞句，臣之門徒有顏回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不遷怒，不貳過，人莫與比，今也則無。則在論語是對魯哀公的話，——（雍也篇，哀公問弟子孰爲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此等稜轉，毫不爲病，因爲正意，在孔顏一邊，誰問都可以的。

### (七)孔子與音樂

晏平仲稱贊孔子的琴，特來請教一曲，案孔子是音樂家，擊磬於衛，聞韶於齊，聞絃歌於武城，無往而非音樂生活，雖未必是琴學專家，大概也會撫弄幾段。

### (八)孔子的服裝

劇中人服裝，只孔子一人註明戴五嶽冠，穿麒麟，無此衣者，用八卦衣，腰裙繫斯文縉帶，項圈鎖牌，抱如意掛蒼三。此外各人皆未註明，由此可見：（一）他人非主要角色，可用官中例服，齊景王可以王帽紅蟒，——（黃蟒留給周天子用罷）——晏大夫當然紗帽官衣，魯肅的樣兒，（二）孔子的行頭是特製的古裝，五嶽冠不知甚麼意思，也許是暗合丘字，——（孔子生而圩頂）——也許因爲丘也東西南北之人，麒麟衣大約合到獲麟絕筆關係，春秋穿卦衣，決不是諸葛亮的地爲陰來天爲陽，九宮八卦腹內藏，而是夫

子作十翼章編三絕的關係。諸葛亮的八卦有點妖，孔夫子的八卦有哲學精神。然而八卦繡衣在上，則是妖是哲，就很難分辨了。至於腰裙斯文縉，項圈鎖牌，再加上如意，雖然古色古香，未免囉哩囉嗦，開列在劇本裏，是很好看的；台上動作時，則大有不便，故此等均須一律取消，頭上可用較雅致些的巾子，（東坡巾之類）身穿帔子（花紋用麒麟倒可以），內襯古銅褶，腳上還是朝方，也不失為大方。如嫌太普通，另創亦無不可，但總須顧到大方雅致的風格，台上動作的需要，如若只是布設一座大成殿的偶像，那自然又當別論了。

### （九）場子

劇共兩場：前場上殿面君，後場撫琴哭顏，中間晏嬰訪孔唱二黃，扯四門代表行路合成一折，劇之局雖無嚴密結構，亦尚不冗濫。

### （十）晏嬰與孔子之唱

晏子行路內唱二黃倒板，聽譙樓，打二鼓，玉兔東上，與黃金台王佐斷臂是一個套子。黃金台是四更，斷臂是初更，此劇是二更，可都是玉兔東上，想因日子不同，故月上有早晚之異，二袍子掌燈，晏轎褶上，回龍腔，為國家，那顧得晝夜奔忙，與斷臂更像了。（因是轎子，褶子不是官衣，所以像王佐，不像田單，所以異者，乃韻腳問題）。

孔仲尼他與我素有來往，是故人重相見分外發歡。

上句江陽轍，下句轉到言前轍，先以為是方言不同，或者雲南的歡，與往竟是一韻，如粵音關光音語門蒙不乏前例也，及看下文，乃知應當另有一種說法。

吾主爺在金殿曾把旨降。（江陽）

他叫我到館驛領教一番。（言前）

此乃是秋景天秋風下降。（江陽）  
一煞時吹得我遍體皆寒。（言前）  
叫人來掌紅燈御街來往。（江陽）  
不覺得到館驛去叩雙環。（言前）

上句江陽，下句言前全段皆然似乎有意實關詩詞歌唱之先例，但觀全劇之唱詞，與普通二黃之組織，並無異樣。則此等上下句分轍之法是何作用，殊不明瞭，既未聆其唱腔，姑付之闕疑可也。

孔子撫琴哭顏，唱句甚多，有些像黃劇馬鞍山。（俞伯牙揮琴謝知音——哭祭鍾子期）有些似崑劇之聞鈴哭像。（長生殿唐明皇追悼楊貴妃事）如聽風聲和雨聲……伴作一片斷腸之回龍腔，句極似長生殿中句法，而為晏子撫琴，忽現悲音，以轉入哭顏，則馬鞍山俞伯牙昨夜晚梅瑤琴內藏悲韻，轉入訪鍾之格局也。

### （十一）夾谷會之史評

夾谷會歷史家對於孔子的批評大有不同。清乾隆御批通鑑曰：夾谷之會，會也，非盟也。左氏傳所載載書之詞及以萊兵劫魯侯語，多附會不足信，如稱盟詞齊侯要魯以三百乘，而魯侯惟求返汶陽之田，然田既歸矣，何以終定公之世不聞魯以三百乘乎。即所稱齊侯懼而動發云云，此不過毛遂歷階闖相如完璧之技而已，豈所以語聖人者哉。這是說聖人不至於和戰國的策士一樣，記此事者，未免不顧聖人身份但憑任公著中國之武士道，則舉此事，以見孔子之大勇，以見儒者之並非偏於文弱，自有深意，吾人鑒於現代之情形，及一般非薄孔教者的議論，寧可贊成梁氏之說，況據左傳齊侯對齊侯說，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這句話，侮聖太甚，難道孔老夫子就那樣不氣嚇，只要來幾個張宗昌（萊人）——之流，就能使他屈服嗎？就沖著知禮而無勇五個大字，也要特別注意這一幕。

(十二)與夾谷會同類之戲劇

宴無好宴，會無好會，是戲詞所習見。春秋時兩國君主宴會，都作與稱爲好會，卽如夾谷之會，齊侯使使告魯爲好會，是也。名曰好會，實無好會。戲裏此類最多，如棋盤會，百涼樓，鐵公鷄，金沙灘，太平橋，黃鶴樓，單刀會，灑池會，都是席間殺氣，笑裏藏刀。有根據歷史，有出於杜撰的，其過關脫險之法，有仗謀士妙算的，（如黃鶴樓孔明竹簡）有仗武士力戰的，（如鐵公雞張嘉祥保護向帥）有仗忠臣替死的，（如金沙灘楊大郎）却都沒有歷史上那樣從容大雅。（灑池會照歷史排演所以顯得雅氣些，但並不常演）至於夾谷會，則史記與左傳頗有不同。史記寫孔子已經鎮靜莊嚴極了，左傳則孔子說話都是駢入的味兒。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倖，不干盟兵，不偪好，於神爲不祥，於德爲衍義，於人爲失禮，君必不然，更顯得斯文之極。戲文若照這樣，必致大瘟而特瘟。

(十三)前場似黃鶴樓

把這本來夾谷會戲文一看，果然熱鬧得多，孔子提兵調將，指揮若定，宛然孔明一般，——（此本未着明孔子服裝穿八卦衣，倒甚合局，因爲實像孔明）

頭場上，四朝官文上，魯定公說到齊景公來書，卽宣孔仲尼上殿，問答與黃鶴樓劉備與孔明之詞相類，惟孔明是遣趙雲保駕，孔子是自己保駕之外，又保舉申樂二將隨往。（此似根於史記，請具左右司馬其有文事者必有武備二語。）則戲中直接引用之，二將上場，念柳營春試馬，虎帳夜談兵，比京朝派之柳林虎將通順多矣。見駕之後，問主公有何差遣，王子白丞相有差，然後二將又請示孔子，亦極似黃鶴樓趙雲進帳情形。第二場二將起壘伺候，王子孔子同上，吩咐起駕過場。第三場齊景公上唱大段二

黃。接上犁彌（丑角）進刺殺之計，齊侯命他與晏丞相商議，犁彌說丞相與孔某交好，恐其洩露，遂獨任其事。第四場迎接過場，把挽手而行之例詞，改作並車而行，亦甚爲合理。第五場寒暄之後，說會場設在夾谷山下，亦有酒宴擺在黃鶴樓上的味兒，齊侯先下，孔子卽吩咐二將，看我臉色行事。第六場孔子與晏嬰各爲賓相大做其贊禮郎，念誦儀注，讀誓文，孔子敬齊君酒，晏子敬魯君酒，而禍犁彌上場矣。

(十四)夷狄？！

犁彌命夷狄歌舞，就便行刺，夷狄遵辦。孔子向前斥罵夷狄之樂，——（唱西皮）——此夷狄二字，出於齊人方面，甚不妥當。按史記齊有司請奏四方之樂，於是旄旌羽被矛戟劍撥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曰：吾兩君爲好會，夷狄之樂何爲？於此請命有司，可見齊人只說是四方之樂，而劇中齊侯及犁彌都自稱夷狄之樂，則是自己先菲薄自己矣。左傳使萊人以兵劫魯侯，註萊人齊人所滅萊夷人也，是示威而未云歌舞，但可證明所謂夷狄者，只是萊人俘虜，所以孔子才有夷不亂華，倖不干盟，無論如何，只能由孔子一邊抗議，可以斷言。

(十五)孔子斬樂工於筵前

孔子抗議之後，晏嬰請齊侯將他們趕了下去，這就是史記上的齊侯心忤麾而去之，及左傳上的齊侯聞之遽辟之了，於是犁彌一計不成，又生二計，另進宮中雅樂，扮魯宮穢亂之狀，以辱魯侯。孔子二次大怒，一面命申樂二將預備武力，一面申斥齊侯，齊侯晏嬰均稱不知，願將主謀之人斬首謝罪。孔子說情願代勞，卽命魯國司馬行刑，殺樂工於酒筵之前。這大概是由史記的請命有司，或左傳的士兵之脫化而出，然而那不過是正顏厲色，說句有斤量的話。所以過商侯說大聖人作用，只是不惡而嚴，便使小人

一片機謀，都盡試思。此是何等手段，知禮而無勇，犁彌真不識聖人也，劇中孔子此處却是嚴而且惡，不但孔明，且是高懷德矣，身分雖然降低了些，劇情却大有可觀，若照書排演，又很難免却一個瘟字。

(十六)晏嬰事仍與史不合

孔子及魯君安然退席之後，晏嬰忽然詰問齊侯，是何人叫公主如此，齊侯說出犁彌，晏嬰大怒，要綁去殺了，齊侯講情，才打入天牢，然後由晏嬰負責修書謝罪，劇情於此終結。

案史記左傳均無晏嬰欲斬犁彌之及謝罪之事。惟史記齊侯歸為晏嬰曰：寡人獲過於魯君，如之何？嬰曰：君子謝過以質，小人謝過以文，齊嘗侵魯邑，請皆還之，齊乃歸魯鄆謹龜陰田。由此可見夾谷之會，晏嬰並未在場，齊侯散會回朝，才同他商量，他的建議又不止於修書謝罪，且交還失地。晏嬰之怕孔子可知，其與孔子只是敬而畏之，畏而妒之，故不久又有送女樂於魯，以逼走孔子之謀畫，晏子實在不是孔子的真友，而此兩劇皆把孔晏寫在一處，情意加密，而事實不符，此應重行斟酌者也。

(十七)總結語

孔子為中國之至聖亦是全世界全人類大同一體之福星，其言論行事之應當努力宣傳，不待論也。宣傳之工具，自以戲劇為最佳，但亦最困難：(一)孔子之道，廣大淵深，非如其他英雄之有片長一行可指。清帝題孔廟楹聯曰：河海泰山麟鳳莫喻聖人，若舉其一節，如夾谷會者，縱不至於毛遂闡相如雷同，亦不能代表孔子整個之風格，使人誤會為一種之英雄，則非敬聖之道。(二)中國之樂劇多少有些滑稽性質，所謂優孟衣冠，供人娛樂，實為最普通之觀念，在其他歷史人物，可以受半玩笑半認真之待遇，施諸孔子則不相宜。(三)昔者至尊莫如皇帝，康熙皇帝可以入戲

劇，入小說，蓋清人以異族入主中原，正需要此種方法，歌功頌德，使深仁厚澤之印象，普及民間。孔子自古為中國之聖人，道德學說人格之宣傳，又非如帝王之只須著重功德，且不妨涉及迷信者可比，故孔劇演於劇場，終不免輕蔑之嫌，至於劇本詞句之俚俗，及聲律未協之處，却不成問題，京朝名劇，多數是由俚語盲詞積漸鎔鍊，經過雅化以成功，故俚俗不足為大病，現在只宜認為鄉土劇有參考價值之一種，至於孔劇如何編演，且俟諸特別討論決定之後可也。

# 奇雙會 哭監

眾引 獄神

點絳脣

湛湛青天神目如電陰陽轉誰能遲延善惡頃刻現 親見聞但得存

心積善慶禍去福來享安寧吾乃獄神是也管理囚獄暗查奇冤今有李奇被陷縲絏孽冤已滿應當父女相逢不免  
遣動號神將他悲苦之聲送入後衙使他父女重逢也好了此一段公案鬼卒傳號神率號神走動付內來也上隔山  
叫山應世人那知是號神參見獄神有何台諭獄今有李奇罪孽已滿命你把悲聲傳入後衙使他父女相會了此一  
椿奇因不得有誤付領法旨獄大

地乾坤只一照付免教人在暗中

行獄號神全下 禁子內吓哈上

數板

我做禁子管牢囚十人見了九人愁有錢的是

自咱家襄城縣禁子便是自  
從李奇進得監來連打油草

朋友無錢的是對頭打不休罵不休那怕他人暗作仇暗作仇 鋪錢分文沒有待我叫他出

來有錢給我便罷若是沒錢把他打  
上狹床受受就是這個主意嘿李奇

出來涼快涼快生內吓來了上唱

吹腔

滿腹含冤向誰訴 被惡婦陷害蒼天吓受

禁加白

非刑 閻王要命 還猶可生呀 禁大哥呼喚號掉魂將身挨過獄神殿大哥台

自大哥有禮了禁罷了罷了生大哥喚我出來有何吩咐我且問你  
自你進得監來分文沒有你還有個主意沒有生阿呀大哥吓我那裏

前早超生

來的銀錢與你禁沒有好你上狹床上睡兩宿罷生阿呀大哥吓

自古道惜孤恤寡



愛老憐貧救人一命非小可阿呀大哥吓公門之內好修行禁接唱一脚踢你塵

埃地膽大老狗罵幾聲自你進得監門內何曾見你半分文將你打在狹床上抽頭  
白你先生在這狹床上歇歇我吃飯去

渾身上下細麻繩幾時有錢幾時放無錢就受這非刑  
更付上勸人行善莫作惡舉頭三尺有

神靈某奉獄神之命將李奇悲  
聲送入後衙使他父女相逢來  
此已是李奇醒來付照我李奇幼年喪親中年失妻老來喪子吓這這的是三不

辛苦吓更我哭哭一聲李保童早亡的親兒吓我叫叫一聲李桂枝難見面的

嬌兒吓怎知道為父在監中受苦  
付照唱完白且喜悲聲送入後衙且回  
覆獄神去者來無影去無踪千里途程  
一陣風下三更回內了環掌燈上唱聽譙樓打三

更耳邊廂又聽得大放悲聲看堂的內甚麼事未何人在此啼哭快去問來未是

的造冊無人啼哭未候着了環姐他們辦事的辦事造冊的造冊無人啼哭未是禁子內誰吓未監中何人啼哭未沒有未夫人聽見了未哦有一犯人受了前任老爺的刑責棒瘡疼在那哭那未我去回啟夫人監中有一犯人受前任老爺刑責棒瘡疼故

爾啼哭(回)且住我想監中離內宅甚遠如何聽得這樣真切其中必有原故院公去到監中提那犯人我要問話(末)夫人老爺不在衙內私開監門不當穩便(回)不妨有夫人作主(末)禁子把那犯人帶至二堂夫人問話(回)這可不是玩的(末)有夫人作主(回)那就得跟我來(末)你為何把他打上狹床(回)他自己要試試(末)快放下(回)是了李奇醒醒(生)大哥我是打不起了呢(回)誰打你夫人叫你內宅回話(回)走(末)啟夫人老犯人帶到(生)夫人在上犯人叩頭(回)且住這老犯人與我屈了一膝我怎就頭暈起來院公與那老犯人墊跪回話(末)來取你的被褥與那犯人墊跪回話(回)我沒鋪蓋(末)夫人說的(回)夥計把你墊子拿來使使(回)你們外廂伺候(眾應下)(回)那一老犯人你把犯罪情由一一訴來(生)夫

人聽(回)一言訴不盡心中苦 提起我的苦來夫人吓苦殺人(生) 家住在漢(回)家

中府襄城縣陵右里居住馬頭村(回)加叫 什麼名(回)加叫 犯人名字叫李奇(回)住了了環着茶來(應下)這老犯人名叫李奇我父名字也

老犯人你可(回)加可 有妻子(生)夫 有兒女(回)加可 結髮妻王氏早歸陰(生) 所生一男並一女保童桂枝姐弟名奈家

下無人照看兒合女後娶楊氏狗賤人(回)就該 老犯人西陵販馬四川貨賣歸家來(回)我想一個人

不見了二姣生問春花他說是害病死(生) 問楊氏又說是破指風 不是假(生)原是

假的(回)就該 拷問春花(生) 拷打春花懸標自縊老犯人失了主意錯聽楊氏語反教田旺落下



# 寫狀

四青袍門  
子小生上

引

承恩命除受新任褒城令

白下官趙寵蒙聖恩除受褒城縣令昨奉上司明文下鄉查旱且喜公事已完左右眾應打導排子吹打院子上小生來院應請夫人出堂院是後堂傳話請夫人出堂夫人出堂上

引

父受含冤事何日得剖明

小生吓夫人相公阿呀呀呀小生吓下官下鄉查旱今日才回夫人不加歡悅反倒悲淚懨懨是何道理相公不在衙內妾身犯了你的大法

下官不在衙內夫人竟將監門開了

小生啣

想下官身為縣令所重者監庫錢糧你私開監

進衙來不問個詳和細反將言語

門倘若走脫犯人豈是兒戲嘿大膽

咳相公呵

小生夫人你自己不是反說下官沖撞你夫人你也知書達理怎

人

麼不知律那監門豈是胡亂開的倘上司聞知我這小小前程豈

你父若在監禁內七品郎官做

不斷送你手哈哈他連下官考程都不顧了

啣

不成

小生呀聽妻言心暗驚言語顛倒顛倒胡云

啼哭這便怎麼處咳我合他乃

是少年夫妻向前陪個小心這我合你少年夫妻如兒戲還在那裏哭舉案齊眉永不離

有何妨吓夫人阿呀夫人吓

我合你少年夫妻如兒戲還在那裏哭舉案齊眉永不離

夫人吓你心中

有甚麼不平事來呢對下官說一個詳合細

既有滿腹含冤對下官說了可

不能作主也是枉然

小生夫人

既有滿腹含冤對下官說了可

不能作主也是枉然

小生夫人

既有滿腹含冤對下官說了可

既有滿腹含冤對下官說了可

不能作主也是枉然

以與你分憂解愁回哦相公能與我分憂解愁麼小生是吓回說出來又恐相公著惱小生只要夫人不哭下官是不惱的回哭介小生愛惱了惱了回相公為何著惱小生方才說夫人不哭下官不惱如今夫人又哭下官就惱了回如此我不哭小生這便才是夫人請講回咳相公吓唱一言訴不

盡我心中苦提起我的苦來相公吓苦殺人住那裏家住漢中府褒城縣

隣右里居住馬頭村 小生不錯前日下鄉查早有個馬頭村那就是夫人貴處了正是妾身的家鄉了小生如此說來夫人是下官的回甚麼小生子民了回休得取笑小生令尊何名回唱 爹爹名字 叫

李奇小生住了夫人姓劉怎麼又姓李呢回要身本姓李小生笑介合堂呢回生母王氏早歸陰所生一男並一女保童與奴姐

第二人奈家下無人照看兒合女後娶繼母楊氏三春生理 小生令尊作何回我爹爹

西陵販馬四川貨賣歸家來不見了二姣生該盤問問春花他說是害病

死問楊氏又說是破指風拷問春花回相公吓唱拷打春花懸樑自盡我爹爹失了主

意錯聽楊氏語反叫田旺落下屍靈小生我想這逼僕命亦無抵償之理怎麼反叫外人落下屍來這是令尊大人失了主意回是小生我繼母敗

小生田甚

人倫他與那田公吓

他與那田旺有私情一紙誑狀當堂告胡老爺受賄斷

不清上公堂先打四十板阿呀相公吓無情夾棒怎受刑我爹爹受不起五刑拷

小生也

小生阿

小生夫

打認

只得當堂畫招承

呀完了

望求相公相搭救一重恩報九重恩

人請起

聽妻言罷我心中苦

吓他與我趙寵一般相同

他被繼母

趕出在外我被

回相公也是被繼母趕出來的麼

正是如此說來是天生一對

晚娘逐出門庭

地產一雙

阿呀夫人相公吓天生一對苦夫妻阿呀吓

回相公快快搭救我爹爹出獄呢

你我命相同

亦有恩不報非君子有仇不報枉為人

小生夫人不必如此待取令尊招

李奇招詳過來院是刑房的因做什麼院老爺要李奇招詳在此小生退下院應下小生夫人令

尊招詳在此夫人請看有勞相公念與我聽小生哦要我念與夫人聽有勞相公小生如此聽了犯人一名李奇

情實轉達部聞秋後處相公為何不往下念小生念下去夫人又要啼哭我不哭快些念吓小生秋後就要處決

了哦秋後就要處決了小生處決了阿呀小生夫人醒來夫人醒來阿呀相公吓快快搭救我爹爹的呢小生

阿呀夫人吓此乃前任官所斷叫下官如何挽回的哟如此說來我爹爹無救了小生吓無救了哭介夫人不要







〔小生〕來升堂。〔門〕得升堂。〔又〕傳襄城縣門照白。〔丑〕使不得。〔小生〕愛阿呀大人。〔又〕生咳膽大襄城縣你有多大前程敢在本院轅門喧嘩講。〔小生〕阿呀大人吓方才有一漢子前來告狀吓只只見其入不不見其出被大人一把扯入後衙為此卑職就斗斗斗膽了斗膽了。〔又〕生那告狀的是你甚麼人。〔小生〕吓。〔眾〕是你甚麼人。〔小生〕吓。〔丑〕大人問告狀的是你甚麼人你倒是說吓。〔小生〕嘻嘻。〔丑〕你瞧。〔小生〕嘻嘻。〔丑〕么喝。〔小生〕啾嘻嘻。〔丑〕是你甚麼人說吓。〔小生〕是卑職的。〔丑〕甚麼。〔小生〕妻子。〔丑〕是他妻子。〔又〕生掩門。〔丑〕打下。〔又〕上。〔丑〕姐丈請坐。〔丑〕暗上。〔小生〕啾啾啾啾啾。〔丑〕大舅。〔小生〕吓。〔丑〕大舅。〔小生〕哦原來是大阿呀大人。〔又〕生姐丈請起請坐請問姐丈家父深冤姐丈為何坐視不理。〔小生〕此乃前官所斷與卑職無干。〔又〕生還望姐丈搭救。〔小生〕啾大人執掌生殺之權搭救令尊有何難哉。〔又〕生如此姐丈請使。〔小生〕卑職告退。〔又〕生來取我令箭提李奇覆審。〔門〕胡老爺呢。〔丑〕在。〔門〕大人有令提李奇覆審。〔丑〕是啦。〔丑〕站住想當初李奇這案是我問得今日提他覆審倘若翻供那可不是頑的吓有了不免串通他的口供吓到了禁子。〔丑〕誰吓。〔丑〕是我開門。〔丑〕胡老爺。〔丑〕大人提李奇。〔丑〕李奇吓。〔丑〕上。〔丑〕大哥何事。〔丑〕胡老爺來啦。〔丑〕參見胡老爺。〔丑〕罷了大人提你覆審跟我走。〔丑〕這次還照原口供說若是胡說就許來個罪上加罪。〔丑〕此回提我覆審不知是福是禍。〔丑〕我還不知是死是活到了李奇帶到。〔門〕吹開門。〔丑〕打。〔門〕李奇帶到。〔丑〕帶上來。〔眾〕照白。〔丑〕報李奇告進當堂有刑。〔又〕生鬆刑向日跪。〔眾〕照白。〔小生〕那一老犯人有何冤枉。一訴來本院開脫與你。〔丑〕大人容稟。〔丑〕進察院吓哈唬唬得我魂不在。〔丑〕李奇你照原供。〔丑〕往上下回吓。〔丑〕哦。〔丑〕不知何人與我。

把冤伸 急水難流 灘頭月鋼刀不殺無罪人  
〔丑〕犯入李奇西陵販馬四川貨賣歸家不見一雙兒女拷打僕女春花春花畏懼楊氏懸標自盡楊氏私通惡棍田旺使我銀錢買通上下哪

哪哪就是這位胡老爺受賄千兩將老犯人問成死罪的呢。大人若得超生命一重恩報九重恩。〔丑〕加不得供上我拉不免投井死了。〔丑〕將前任官與我拿下。〔眾〕胡老爺

老爺投井可。見犯人是冤。今日捕廳身投井可見冤屈是真情。〔又〕生你不要害怕孩兒保童在此。〔丑〕哦你是我兒保童

只說是父子們不能相見誰知今日又相逢兒吓你在此 享榮華受富貴不知

你那姐姐身落何方 又生我姐姐也來了生你姐姐也在此快快叫 他前來又生是姐姐有請回兄弟何事又生爹 爹來了回哦爹爹在那裏生阿呀兒吓唱 阿呀苦命的兒吓哭一聲

小姐姐 兒吓 面看看生 這一位官長他是何人 又生這是襄城縣令孩兒的姐夫生為父叫他 什麼又生叫他趙姑老爺生叫得的又生叫得 生吓趙小生岳父老大人生阿呀不敢不敢唱 你

是我一縣之主父母老大人 生亦 恨只恨田旺天殺的可恨楊氏狗賤人 又生青天白 瞞不過你小 日父子相會

生小婿盡知 被他害得來一家人東逃西散 如今 只恐相逢是夢中 小生翁婿團 圓回不是作夢生哦青天白日父子相會

翁婿團圓不是作夢生不是作夢生吓哈哈 阿呀田旺賊吓爾好比籠中鳥楊氏好比網內魚 哈哈全爹爹看仔細生不妨不妨不妨唱 阿呀田旺賊吓爾好比籠中鳥楊氏好比網內魚

拿住二賊用刀剝 生不妨萬副凌遲方稱心 全爹爹請上待小婿拜見生只要拿住二賊勝強拜為 父十倍小生小婿已差人前去拿獲料那二賊飛走不 脫全飛走不脫生料那二賊飛走不脫全飛走不脫生

如此你們來 拜哈哈全 請換衣巾 喜只喜 骨肉團圓 喜只喜 福祿綿綿 慢說蒼天 無報應

只爭來早與遲延（生）兒吓這纔是蒼天生憐念（全）如今  
（生）終須有輪迴（又生）善惡無差報回吓爹爹蒼天饒過誰（生）是吓蒼天饒過誰兒吓你如今是甚麼官（又生）八府巡按  
（生）賢婿你呢（小生）七品郎官（生）我兒如今是（回）七品夫人（生）為父的呢（全）老封君老太爺（生）是老封君老太爺哈哈  
 隨我來（下）（小生）吓大人（又生）姐夫不要如此稱呼如今是骨肉之親了（小生）如此斗膽了吓賢舅隨我來（喊下）

（白）正是

人虧天

不虧小

## 談奇雙會

穎陶

### (一) 奇雙會的價值

在皮黃極盛之後，以他種腔調組成的戲，而能混在皮黃班裏盛行演唱的，可以說是「很少」。在這少數之中，如果仔細統計之下，崑腔戲總要佔二分之一以上，然而這却不能證明崑腔的吸引力是立在第二位，因為皮黃班中所演的崑腔戲，多半是武戲，武戲所以見長的，確在打而不在唱，像挑滑車，探莊，壓關樓，安天會諸劇，無一不是以其武場來應付觀眾，所以嗓子啞到像尚和玉老板，一齣挑滑車，依然能使人們百觀不厭，這其中的關鍵，不難一望瞭然。

皮黃班裏的崑腔文戲，祇有鬧學，遊園驚夢，琴挑，金山寺等數齣，此外如刺虎喬醋，雖也偶有人演唱，總未脫專有性質，即如遊園驚夢等，也只是三四等的冷戲，一年見不到幾回，鬧學比較通行些，不過却是花旦頑笑戲，和武戲一樣，其重心不在唱工的。

丑角戲和花旦戲性質相同，其重心也是不在唱工，所以花旦戲丑角戲裏，皮黃以外的腔調，比較容易遇到。例如：

打麵缸——南囉腔

打櫻桃——吹腔

補缸——誥昌腔

小上坟——絃索腔

這一類的戲都是小戲，不能當作壓軸子或大軸子唱，雖然荀慧生老板一齣打櫻桃，有時也能當作正戲來貼出，但這種情形祇限於他一人，並不是普遍於各戲班的。

然而在皮黃領域之中，也並不是皮黃調獨尊，以客居資格而

能與主人爭高下的，却也有幾位豪傑：

尼姑思凡——絃索腔

昭君出塞——同上

奇雙會——吹腔

此三者之中，尼姑思凡角色太簡單，昭君出塞則配搭不甚容易，所以近來都漸漸冷落起來，獨奇雙會一劇，不但未見衰歇，反而益轉旺盛。在前幾年，祇是幾大名旦不時演唱，近年以來連票界都紛紛學習了。最可驚異的，這戲的叫座能力，在皮黃班中，總不下第一等成績。這樣一齣奇怪的戲，當然有注意的必要和價值。

### (二) 奇雙會的全本

奇雙會的全本，叫做販馬記，總共三十二齣，分作四本，每本八齣，今日所通演的奇雙會，則是其第四本中第四五六三齣。尚不及全本的十分之一，近來雖也有人演全本販馬記，但都是根據奇雙會推衍出來的，其實原本的情節遠不似那樣的單純簡略。我所見的販馬記，共有兩種本子，一種是廣東本子（刻本），一種是安徽本子（鈔本），廣東本子名叫柳絲琴，比較簡略，似是刪節過的，安徽本則頗完好。現在拋開廣東本單講安徽本。全本共一百另七頁，每頁九行，每行三十字，鈔寫字體雖不佳，但頗整齊，未題鈔寫人姓名，僅記鈔寫年代——清道光四年。

共三十二齣，每齣皆有子目，僅第二十四齣闕。

(一) 開場

(二) 春宴：李奇別家出外販馬，楊氏治酒為李奇餞行。

(三) 離家：趙冲被繼母逐出，擬往投其姑父。

(四) 廟會：鄉中酬神賽會，楊氏偕子女往觀。有田旺者，

村中無賴子，見楊氏貌美，遂大施勾引。楊氏亦心動焉。

(五) 憶子：劉家莊有劉公者，即趙冲之姑父，年半百尚無子嗣，心常悵快。

(六) 投靠：田旺自見楊氏之後，廢寢忘餐，因託人介紹至李奇家中爲傭。楊氏見田旺，大喜，遂留而與之通焉。

(七) 露姦：一日，保童與桂枝撞見田楊二人姦情，二人遂定計剪除保童及桂枝。

(八) 遺棄：楊氏假稱携保童等赴鄰縣遊玩，行至山中，楊氏藉故遁去，保童等俾候至晚，不見楊氏回來，方知被棄，正驚惶間，忽一猛虎由嶺上躍過，二人驚逃，遂至失散。

劉公是日適自山中訪友歸來，途中遇桂枝哭於道旁，問明情由，收留在家，認爲義女。

(九) 收留：保童爲王公所救，認爲義子。

(十) 遊春：田旺與楊氏同遊取樂。

(十一) 投親：趙冲至劉家投親。

(十二) 督學：王公督保童勤讀。

(十三) 聽琴：桂枝彈琴，趙冲偷聽。

(十四) 售馬：李奇售歸，頗獲利，遂東裝北歸。

(十五) 許姻：劉公將桂枝許配趙冲，即日成婚。

(十六) 赴試：趙冲赴試。

(十七) 上任：趙冲被任爲華陰縣令，辭劉公攜桂枝前往。

(十八) 歸家：李奇歸家，不見兒女，盤問春花及楊氏，二人人口供不符，李奇心下大疑。拷問春花，春花堅

不吐實。

(十九) 定計：田旺與楊氏定計害李奇。先逼春花自縊，又勸李奇移尸。

(二十) 出首：田旺赴官衙告發李奇逼死人命。

(二十一) 行賄：楊氏納賄於胡老爺。

(二十二) 誣斷：李奇被冤，問成死罪。

(二十三) 遷官：趙冲遷襄城縣令。

(二十四) 口口：保童赴試，得中狀元。

(二十五) 代巡：保童得授巡按。

(二十六) 勸農：趙冲下鄉勸農。

(二十七) 神引：(即今之哭監)。

(二十八) 寫狀：(即今之寫狀)。

(二十九) 堂逢：(即今之三拉)。

(三十) 小團：李奇一家團聚。

(三十一) 除姦：殺田旺楊氏。

(三十二) 大團：王劉二公俱來相會。

(三三) 今演本奇雙會的錯訛

今日通行演唱的奇雙會，和舊本出入很大，有的是改好了的，有的却是改糟了的。我相信，演戲的絕對不會把他故意改壞，所以今本不如古本的地方，一定是以訛傳訛而成。

舊本的詞句，大抵都比今本冗長，因爲中國各種戲劇，全是由備重唱工而後走向句唱作兼重的。例如哭監折中李桂枝出場所唱，今本祇是兩句：

「滿樓樓打刺更，耳邊又聽得大放悲聲。」

舊本則不然：

「滿樓樓打刺更正，風清月冷夜沉沉，在後堂一陣陣坐臥

不定，耳邊又聽得悲苦之聲，似鳥啼如猿泣，其中必有極冤情，丫鬢帶路二堂進，喚來家員問分明。」

當然在表演上論，此處唱八句是不甚相宜，然而今滅的兩句，似乎又難達意，無論如何，是非換過不妥的。不過有地方却不能認爲是爲場上適宜而滅詞，例如禁子出場所念，舊本是：

「我做禁子管牢囚，十人見了九人愁，有錢的是朋友，無錢的是對頭，打不休來罵不休，那怕與人作對頭。」

今本則多略去「打不休來罵不休」一句，於是成了「三條腿兒」了，像這種情形，並不止在此一處，又如李奇在監中哭的時候所唱：

「我哭一聲李保童早亡的親兒吓！我叫一聲李桂枝難相見的嬌兒吓！哭一聲我的兒今在何處？怎知道爲父的在監中受苦吓！」

今通演本皆無「哭一聲我的兒今在何處」一句。

又如：

「拷打春花懸樑自盡，老犯人失了主意，錯聽楊氏語，反叫田旺落下尸靈。」

今通演本多無「錯聽楊氏語」一句，這雖不見得能算「三條腿兒」，但破壞了原來腔格，也不能不說是錯訛。

寫狀折中，李桂枝訴說家世，趙冲頻頻問「家住那裏？」「令尊何名？」等語，似乎太難！試想趙冲和桂枝又不是軋餅頭，爲何自己妻子的家世，一向還不知道？豈有此理！舊本在桂枝訴說以前，趙冲有要求桂枝「照在堂上審問的形狀，一一訴來」的一層，似乎較爲穩妥多了。

又如：「(生)老犯人西陵販馬四川貨賣，歸家來不見二嬌生。問春花她說是害病死，問楊氏又說是破指瘋。(旦)想他二人口

供不符，其中必有緣故。」

一個說是害病死，一個說是破指瘋，這並不能說是口供不符。有的本子上是這樣。

「想他二人得的俱是一樣病症，其中定有緣故。」

不過「害病死。破指瘋。」又不像是啓人疑竇的原因了，說他則甚？舊本「害病死」作「癆病死」，比較好得多。

#### (四)奇雙會應如何改編

戲不一定非演全本不可。却也不一定非不演全本不可。因爲編劇的人，不個個是一樣的思路，不用的是同一手段，於是每個戲有每個戲的特殊結構，演戲者只有站在兩可之間隨機應變，根據自己的經驗去對付環境。要想有一個公式拿來按葫蘆畫瓢，那是不可能的。

有些戲似乎剪裁得太過分了，像百草山，像下河東，像小上坟前因後果，一點找不出線索，突如其來的就這麼一塊。不但聽戲的人鬧不清，連唱戲的也鬧不清，久而久之，當然難免以訛傳訛，于是補缸匠變成了土地神，歐陽枋變成了大白臉。劉文龍變成了小花臉，蕭素貞變成了花旦演的角色。這責任不能不歸原剪裁的人去擔負。

有些戲却又過吝於剪裁了，不必需的場子，濫用處的對話，眼巴巴的讓他們在那裏充數，因此，本來一個三場可完的戲却敷衍到二十多場。在演者，也許錯會有觀者的心意，以爲這樣是賣力氣，其實觀者並不同情，觀者所要求的是精采，並不是囉嗦。

小戲不能大唱，大戲不宜小唱，這是一定的道理，勉強去違反這種道理，便是愚人行徑，然而世上的聰明人有時也做笨事，有次我見到一齣全本打漁殺家，可憐得很，除掉原來打漁殺家之外，不過添了幾個走馬燈的場子，用角色用的很多，佔時間佔的

不少，然而一點意味都沒有，只落得觀者譏誚一句「狗尾續貂，」這是何苦！

奇雙會與全本馬記比較，剪裁不可謂之不甚了，然而却還有更下剪子的必要，簡單說起來，哭監一場是可以完全刪掉的。第一，弄個矚神去做廣播電台，便不像話，我並不絕對反對戲裏用神用鬼，不過要用得巧用得妙，像哭監中這樣用法，直等於三家村野老的腦筋笨伯得可笑。第二，李奇一大段唱詞，與寫狀中桂枝所唱，幾乎全同，吹腔的格調，生旦之間，分別是不甚顯著的，因此在寫狀中，桂枝一唱到大段，使人疑心又是矚神在那裏弄法力，戲中最忌合場，何況更是主要的唱詞？

若把哭監刪去而單留寫狀三拉兩場，這戲便緊湊多了。不過寫狀三拉並不能便照今日的原樣演，多少要改動改動，現就我自己的意見，略說如下：

(一)趙冲回衙至桂枝出堂可以不動。私開監禁門一語却不應緊接着便說了出來。應該先提到冤枉，以引起趙冲的注意，其次再敘出如何聽得有人啼哭，如何詢問，然後再說出如何私開監門。

(二)趙冲盤問桂枝家世一節，終覺不妥，若依舊本雖然可以勉強過去，但在那嚴重空氣之下，斷不宜加此玩笑場子。應該由桂枝口中先自己說出並非劉公之女，以引起趙冲詢問，方妥。

(三)保童十六歲而為巡按，似乎不大得宜，應改為一十九歲較妥。

(四)劇中文詞不盡佳，應斟酌修改之。

李奇一案，係胡老爺所斷，胡並非前任縣令，不過一代攝印篆的縣吏而已，他所斷定的案子，是否後任縣令不能翻動？

到按院衙前喊冤，是否非桂枝自去不可？趙冲何以不能以父母官資格為子民辯冤解枉？

凡此種種，似應斟酌舊時情形而加以補救，不過一定要請教明白舊時官吏制度的人之後，方可動手，我對於此道是外行，恕不胡亂置喙了。

## 臉譜的演變（續）

翁攝紅

臉譜的演變，並不是隨着演變，而隨着銷滅的，在前面已然講過，臉譜一切演變勢力的發展，都是應着自然的需要，一方面因爲美感思想的發展，一方面因爲創造思想的發展。促動這兩種思想發展的最大原因，不外于原有的臉譜格式太簡單，不敷應用。此點已於前面講過，並以戲劇的演進史爲證，在這裏恕不細論。而歸納來講，仍須撮要來說：

「戲劇愈進化，對於劇中人個性的特寫愈深刻。同時，需要勾臉的人物也愈多。臉譜原有格式，不敷分配，愈加演變，愈加增繁。而原有的格式，因其獨標風格，且能特獨的表現一個人的特點，所以仍然保存。並不因爲新的演變增繁，而銷滅了以前的原有格式。臉譜蔚爲今日之薈萃大觀者，便基于這個道理。」

我們以現在之臉譜格式，研究它的演變路線，可分爲兩個現象。一個是保存原有現象（或完全保存，或少加改變）。一個是變化原有格式，而生出新的格式來。這兩種不同的現象，是同時進行的。並不是變化的勢力增進，而保存的勢力，便銷滅了。也不是臉譜原有格式，發生變化之後，只襲用新的格式，而把舊的格式，完全推翻了。所以臉譜由第一個時期至第五個時期，每個時期中，都遺留下許多成績，共同的存在今日之舞臺上面。留與演員們參錯應用。我們在同一劇中，可以看到五個時期中臉譜格式，同時發現。如此，才使觀眾增加美感的興趣，值得我們來研究他，而愛好他。

臉譜雖有時期可分，而其共同的現象，仍然存留到現在。所以他的演變勢力，永無止境可言。然就現在的節段來講，臉譜之

標準格式，不外以上所舉的五個時期。演變勢力，雖與時代同其發展推進。而其演變的現象，却不似以前幾個時期中單獨演變——如整臉之變爲三塊瓦，三塊瓦之變爲十字門——它的現象，可以說是參合採用以前幾個時期的共同演變。其演變現象，爲多方面的。這個時期，是在各時期發現之後，也可以說與各時期同時發現。我們研究臉譜的標準，是根據現存的臉譜，作爲實例。並不以某某記載文字爲證明。所以關於這個時期發現的前後，只可認爲是臉譜演變勢力中一個最繁盛的時期，而不能意定他的時期的早晚。這個時期，我們稱爲臉譜「第六時期。」

臉譜演變下的時期愈多，格式上愈加複雜。多量的格式，期待演員們來應用。演員中不乏知識健全思想靈敏的人，爲了實際的需用，自然會把這多量格式，參錯應用，又形成各種新的格式來。這種現象，完全由于以前幾個時期中，綜合而成。所以說：這個時期演變的現象，完全是以前幾個時期的共同演變的現象。其勢力造成的新產品。分列於後：

- (一) 增繁勢力的綜合
- (一) 花臉——花三塊瓦與花三塊瓦或十字門綜合而成
- (二) 碎臉——花三塊瓦與整臉綜合而成
- (三) 斜臉——花三塊瓦與三塊瓦或整臉綜合而成
- (四) 採臉——整臉與三塊瓦綜合而成
- (2) 縮減勢力的綜合
- (一) 元寶臉——三塊瓦與十字門的共同縮減
- (二) 小奸臉——整臉與三塊瓦的共同縮減

臉譜到了第三個時期，其風格獨立以後，新的發展，不斷的演變出來。最顯明的現象：一是增繁，一是縮減，以致造成第四個時期花三塊瓦的格式。與第五個時期十字門的格式。這兩種演



變勢力的增進，極藝術思想之發展形態。換句話說：繁增已繁至極端，縮減已減至極端。似乎臉譜的藝術，到了這種現象之下，再不會有發展的勢力，繼續的發現。然而藝術的進度，與大自然共同長久，只要藝術本身地位，沒有消滅的一天，便沒有不進度的那一天。所以臉譜自第三個時期，演變到第四個時期和第五個時期之後，進度的現象。雖已各達其極，而其潛伏的發展性，依然不斷的表现出來。演變的結果，便產生出許多新的格式。不過，這個時期中演變的現象，大部分是本着以前幾個時期的格式，互相綜合，參錯，組織，增減而來。並不是突然的增繁或縮減，而成爲單獨的變態。其現象之形成，固不能脫離增繁，也不能脫離縮減。而其增繁與縮減勢力的表現，是以原有的增繁爲增繁，原有的縮減爲縮減。並且這種現象的表現，是多方面的。凡是屬於這種現象中演變出來的臉譜，都可以歸入這個時期之中。

談到這裏作者有一個鄭重的聲明，須在此處標清。我們研究臉譜的演變，分爲若干時期者，並不是由於一個時期演變到第二個時期。而前一個時期，便歸銷滅了。其時期分析之前後，只就其演變情形的自然趨勢，定其前後。有時兩個時期的臉譜，同由一個時期演變而來。便是共同發展勢力的造成。明例：如上文所論，臉譜到了獨立時期——第三個時期——以後，發展的勢力，一方面是極力的增繁，一方面是極力的縮減。結果：由第三個時期，而演變成爲第四個時期——花三塊瓦——與第五個時期——十字門——兩種新的格式。讀者認清此點，當然可以承認三塊瓦發生演變之後，同時有兩個現象發現，一方面增繁了，變爲花三塊瓦；一方縮減了，變爲十字門。並不是三塊瓦變爲花三塊瓦以後，由花三塊瓦又變爲十字門的。把這種情形了解以後，更知道第六個時期的臉譜，其現象之造成，是由于臉譜幾個時期的共

同發展現象，並不是只限于第四或第五個時期中演變而來。所以作者把這些多方面勢力的發展，都綜合於一個時期之內，以盡其演變勢力發展的大觀。

#### (I) 增繁勢力的綜合

(一) 花臉——花三塊瓦與花三塊瓦或十字門綜合而成——關於這一種格式的臉譜，現存的很多，而大部分都被觀衆誤認了。所舉例圖，一個是青面虎的臉譜，一個是金頭仙的臉譜。把這兩譜詳細講述之後，便發覺這種格式，特點在于何處了？如青面虎（圖五十三）的臉譜，其主要部分，似乎是第四個時期的花三塊瓦，而在額中又發現一道黑色色條。色條之中，又有許多點綴部位。這種臉譜的形成，便是由花三塊瓦與十字門兩種格式，綜合組織而成。其最大原因，一是爲了「笑趣」的標奇，一是爲了「象徵」的複雜。青面虎主色是綠色，綠色象徵個性上的兇悍。然而青面虎却是個直爽勇敢的好漢，應如李逵焦贊一類人物的特寫，與武天虬一味殘忍兇悍者不同。演員們在明白這些複雜的原因以後，由於美趣思想的綜合，便把十字門與花三塊瓦兩種格式的特點，合在一起。結果：新的格式，便產生出來。又如金頭仙（圖五十四）的臉譜，由於主色部位的安置。很與花三塊瓦相近。而其眉瓦與眼瓦與鼻窩三個特寫部位，完全湊在一起，分不出何處是眉瓦？何處是眼瓦？何處是鼻窩來？這種現象的形成，便是由于脫離「人形」。摹肖「非人形」的原故。把各種花三塊瓦的格式，參錯綜合在一處，而產生一個新的格式來。就以上青面虎與金頭仙兩譜而論：其名稱上，既不能認爲純正的花三塊瓦。更不能認爲純正的十字門，由于術語的流露，便用「花臉」二字，以區別之，而別稱之。拋開名稱而講到技術方面，的確是由于幾個時期的共同發展現象，綜合而成。

(二) 碎臉——由于花三塊瓦與整臉綜合而成——這種格式的產生，與花臉同一路線。如例圖所舉的鍾馗（圖五十五）煞神（圖五十六）大鬼（圖五十七）金兀朮（圖五十八）四譜，主色方面：有時簡單，有時複雜。副色方面：有時擴大發展，超越于主色之上。各部位的特寫，有時極端的顯明，而變化了格式上的位置，有時極端縮減，幾乎失去器官部位的原型。他的格式上的表現，絕不似整臉那樣簡單。而主色部位的領域。却又與整臉的格調相同。器官部位的特寫，雖與花三塊瓦的佈置相同，有時却不似花三塊瓦那樣規則與明顯並且細紋上的描畫，也較花三塊瓦上的細紋，複雜細碎。格調的形成，頗與第一時期的「人像化」相彷彿，尤其是取用整臉綜合參用的明證。加大鬼煞神的兩道白色色條，其地位也與三塊瓦相同，而形狀却是向下直垂，另形出一種特別格式。眼瓦雖略具形式，而不甚明顯。且以白色映出，與三塊瓦的眼瓦不同，主色是黑色，而兩頰上又有其他副色。細紋增繁，且不秩序。全體格式，已顯明的露出碎的形式。鍾馗金兀朮兩譜，主色部位，雖較大鬼煞神兩譜整齊，分出格界，如同三塊瓦的格式。而副色複雜，與主色的勢力相等。器官部位的特寫，也不似三塊瓦那般清晰，細紋尤多。用色上，却是在黑色中映出白色。其形式的造成，的確是整臉與花三塊瓦綜合參用而來的。因其格式上之不整齊，而名之為「碎臉」。看了附圖以後，名與實，並不衝突。

(三) 歪臉——由于花三塊瓦與三塊瓦或整臉綜合而成——歪臉的產生，也是應着自然的需要，而發現的。人們面貌的形狀，由筋肉骨骼皮膚諸系統的構成，生理上或事態上發生變化，形成的狀態，無奇不有。有極端正的面貌，同時也會有極端不端正的面貌。臉譜最初的產生，是以整齊平勻為原則。整齊平勻的

臉譜，只能表現一種極端正的面貌。而不能包括了一切人類的面貌——不端正的面貌也是其中之一——。歪臉的產生，便是應着這個自然的原因而起。這種格式的發展，在臉譜的藝術，極端發展以後，因為已有許多格式，可以參錯應用，不必另行創造，只消把已有的多種格式，綜合組織，便會產生出一種所需要的新的格式來。所以歪臉格式的形成，大體可分兩種：第一種是完全由于三塊瓦與三塊瓦綜合變化而來，如史龍（圖五十九）郝文僧（圖六十），主色部位的領域，與器官部位的特寫，完全與三塊瓦格式相同。不過，各部位上勾畫出來的形式，左右兩邊，各具一種形態。以技術上的組織，作出面貌上的缺陷。與觀眾一種新穎的印象。如史龍的臉譜，一邊是平正的眼瓦眉瓦和鼻窩，一邊是斜歪的眉瓦眼瓦和鼻窩。彷彿是把兩個不同的三塊瓦格式，各取一半，綜合而成。作出他那面貌上睜眉獷目的形態。郝文僧的臉譜，一邊是和尙臉譜的特寫，眉瓦眼瓦，都與楊五郎魯智深臉譜相同。一邊却是勇悍人物的特寫，眉瓦眼瓦，取法于兇三塊瓦的一半。這樣子，可以表示出他的「個性特徵」和「生活背景特徵」。因為他是一個不守法規的兇惡僧徒，同是又是個殘忍大盜。非待如此，不能在一個臉譜上，同時表現出兩種特徵來，第二種是綜合三塊瓦與整臉而成，換句話說：即是把面部由正中分為兩半，一半以三塊瓦的格式為法，畫出極顯明的眉瓦眼瓦鼻窩等部位。一半是以整臉的格式為法，在整臉的主色中，按着像化的紋理畫法，標顯出各部位和細紋的特寫來。這樣子，半明半暗，半簡單而半複雜，半平整而半歪斜。格式上的表現，用藝術思想來組織，雖左右不甚平勻，而觀合亦極均衡。如鄭子明（圖六十一）文醜（圖六十二）兩譜，一邊是極簡單的三塊瓦格式，一邊是極複雜的整臉格式，面貌上的表現，作出一派歪眉眦眼的神色。

在兩邊極不平勻中，而又極觀合，極適度。這便是藝術上的功能，與人以一種美感的興趣。同時也看出臉譜的藝術，雖在非平整的格式上，却也具有「圖案化」的笑點。

(四)揉臉——整臉與三塊瓦綜合而成——揉臉即可稱為整臉。研究了揉臉的演變也可以看出整臉的進度了。第一個時期的臉譜，是以一種顏色象徵一個人的特點。便在面部上，滿塗上一種顏色。因而稱為整臉（如關羽曹操）。直到現代。這種原始格式的臉譜，依然存在。不但存在，而且很珍重的保持原有格式的典型，對於原有格式上面的重要部位，沒有增繁，也沒有縮減。雖然勾畫技術上，微微有些不同的地方（如包拯之增添白色月牙），而重要格式，絲毫沒有更變。不過，臉譜演變到第三個時期——三塊瓦時期——其風格得到獨立以後。不但此後的發展，完全以第三個時期的格式為宗，便是由第一個時期傳留下來的格式，也因風格的特標，而略略的起了變化。如楊五郎（圖六十三）伊犁（圖六十四）的臉譜，雖以整臉為根據，而在各部位的特寫上，却完全脫離了「人像化」。而趨近於臉譜獨立時期的風格——圖案美——。所以他們臉譜上的眉瓦眼瓦鼻窩等等部位。與三塊瓦的形式完全相同。不但此也，即以奸臉（曹操）為宗的粉白臉，如秦燦（圖六十五）顧讀（圖六十六）歐陽芳（圖六十七）之流，其臉譜上整個的格式，完全以曹操化的整臉為宗，而於諸器官部位的特寫，却完全取法於三塊瓦的格式。其格調之形成，完全與三塊瓦相彷彿，而其原質則又非真正的三塊瓦也。這種演變的勢力，可以說是自然的表現。蓋臉譜至其風格獨立時，其風格既備，以後的發展，即須不悖于風格的原則，理也，勢也，自然之大道也。觀於此，即可知揉臉何為而演變矣？揉臉即是整臉，名以揉者，也是由于勾畫技術上的特殊，而成為一種特殊的術語

也。如例圖的劉瑾（圖六十八）余千（圖六十九）姜子牙（圖七十）黃胖和尚（圖七十一）四譜，由其格式上來觀察，屬於整臉無疑。劉瑾主色為紅，余千主色為紫，黃胖和尚主色為黃，姜子牙主色為老紅，其臉譜之形成都是主色塗滿面部。在主色之上，再按着器官部位和綉紋，勾畫出來。這種種手續，與整臉完全一樣。其差異之點，只在整臉之勾畫主色，是用筆蘸上色彩，塗抹滿面。揉臉之勾畫主色，却不用筆，而用手指蘸上色彩，塗抹面部，因手指之塗色為揉，故曰「揉臉」。揉臉的主色程度，較整臉色彩為淡。有時，露出演員本來面目的皮膚色，其需要也正在此。因為勾畫揉臉人物，其應具的主色程度，與整臉的主色程度，輕重有別。象徵上不能相等。如劉瑾之需要紅色勾臉，並非是完全需要「忠勇」的象徵，故不能如關羽之濃厚紅色也（關羽臉譜，亦有揉臉勾畫者，亦屬一格，不屬正宗）。詳論當在後文臉譜用色一節中再講。這種種現象，使主色由濃而淡，由深而淺，似是縮減，而非縮減。我始終認為這種主色的表示，於皮膚系統有關係，理由將在後文臉譜用色一節中詳論。並且根據各器官部位的特寫上研究他，的確是脫離了人像化臉譜的畫法，而趨近于三塊瓦臉譜的格式。與整臉演進的現象，同一發展。根據此點來論：其演變的勢力，只可認為增繁，而不得謂為縮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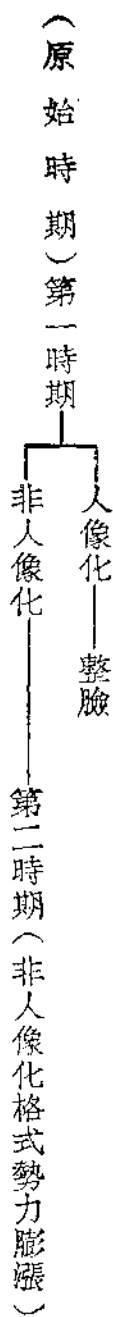
## (2) 縮減勢力的綜合

臉譜演變到第六個時期，所發現的縮減現象，與以前的縮減現象，並不相同，以前的縮減，其結果：是有縮有減。在這個時期中縮減現象的結果：却是減而不縮。這種情形，也是應着自然的需要而產生的。與這個時期中增繁現象，站在同等的路線上。最主要的提機，只是按着以前幾個時期的固有格式，由于藝術思想的減裁，縮小其部位上的面積，而生出一個新的格式來。如

(一) 元寶臉——三塊瓦與十字門的共同縮減——元寶臉，已是一句術語。而演員們還有一句術語形容他，叫他作「肉腦門」，由「肉腦門」三字中，很容易看出這種臉譜縮減的形式來。這種臉譜的格式，完全以三塊瓦格式為法，一切部位，都與三塊瓦格式相合。只是把額部的主色部位，完全縮減。與其說是縮減，勿寧說是銷滅，所以勾畫這種臉譜的人物，在兩個眉瓦之上，整個的額部，須要露出本來的皮膚肉色。額部俗稱為「腦門」。「肉腦門」者，即謂其額部不着色彩，露出其本來的肉色也。這種主色部位的縮減，頗似于「十字門」主色之縮減，而大體格式，却以「三塊瓦」為宗，故其縮減的現象，是三塊瓦與十字門共同縮減的現象。至于這種格式的用意，最大原因，是表示一種身份問題。就現代劇中，勾畫這種臉譜的人物來論，多屬于副員一流：如例圖之馬漢（圖七十二）高魁（圖七十三）兩譜，一個是包大人手下的公差，一個是押解大盜的副將（見于李七長亭）。不但身份上是副員，即在劇中的表演，至多只有「少部分」的動作與語白。它的責任，只是充充人數，聊勝于無，作一個不甚重要的副員而已。而其勾臉的由來，或者為了舞臺上色彩的調合，或者為了劇中所居的地位。不勾臉固然不可，勾臉却又不甚顯著。焉要表明此點，便依着三塊瓦原有的格式，取銷了正額上的主色部

表四

臉譜演變速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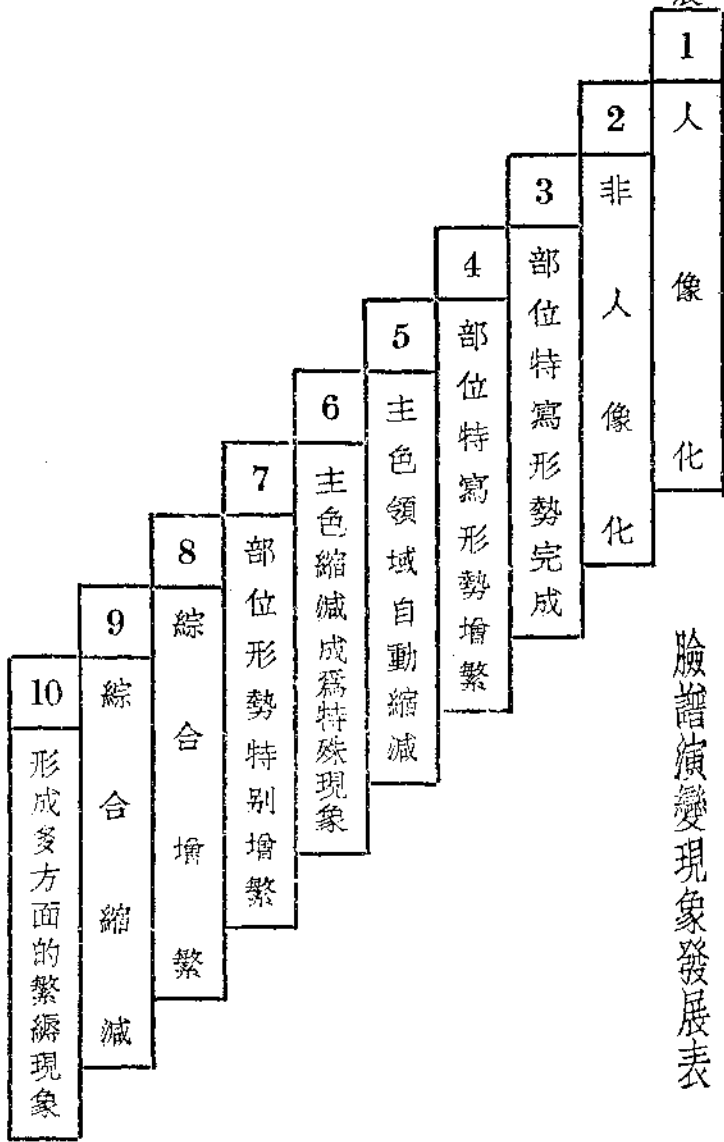
位，另生出一個畸形的格式，借以區別原有格式的意義。

(二) 小奸臉——整臉與三塊瓦的共同縮減——這種臉譜，在劇中很少見。我見到的，只有獨木關中的張士貴（圖七十四），和姑蘇臺中的伯整（圖七十五）。他們角色的本工，本歸丑角。而其臉譜的格式，却與淨角臉譜相近。並且這兩個角色的扮像，不是普通丑角的風度。所掛的髯口，便是襲用淨角的。如張士貴掛黑滿，伯整掛黑札。其個性上的表現，即界於淨丑之間。故其臉譜，可以承認是由淨角的整臉演變而來，其格式是以整臉為標準，而縮小其面積。整臉是把主色塗滿面部。這種格式，却是把主色的面積縮小，如例圖張士貴與伯整兩譜，其白色的領域，只在眉眼與口部之間，較整臉主色部位為小，而又較丑角的粉塊為大。至其眉眼和鼻窩部位，則仍取用三塊瓦格式，反突出于主色範圍之外。可見其格式演變之由來，完全是整臉與三塊瓦臉的共同縮減。名之為「小奸臉」者，表示其格式以奸臉為宗，特具體而微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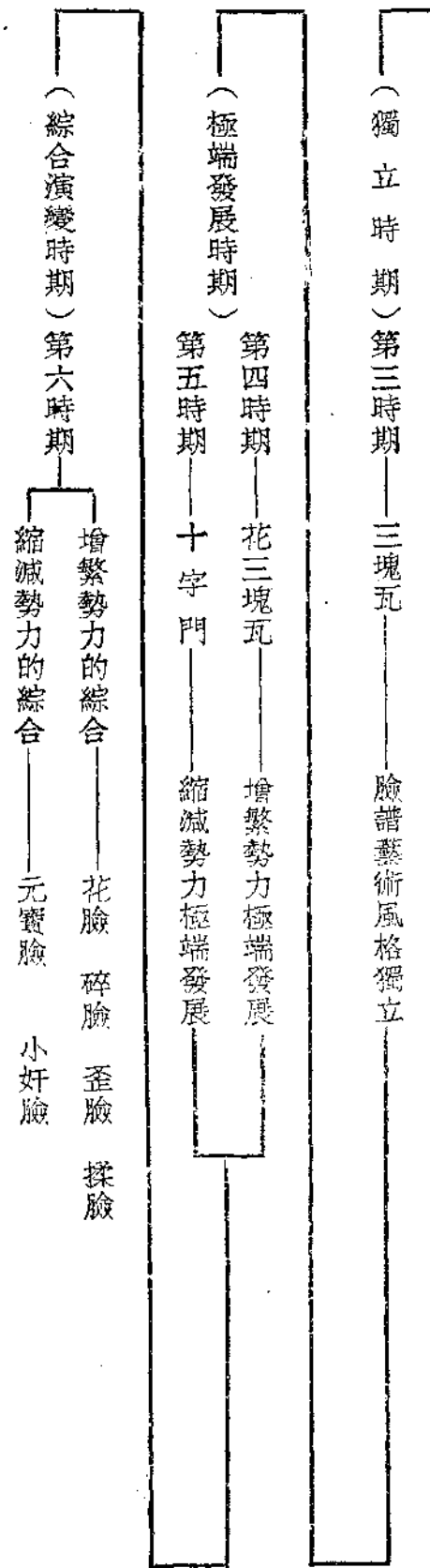
臉譜到了第六個時期，其發展的勢力，已呈多方面的叢繁現象。作者把一切增繁與縮減的形式表現，統統歸入第六個時期以內，以盡臉譜演變之大觀。至其演變程序的路線，雖已詳如上述，而文字浩繁，不易稽查眉目。茲更列三表于後，以觀其演變程序的造成。

表五

演變勢力的發展



臉譜演變現象發展表



表六

演 變 時 期 的 造 成				
形	寫各 略部 具位 雜特	以主 色象 徵劇 中人 特 點	法為 標準 以人 像畫	第一 時期
心	象仍 徵以 為主 中色 式	映色 條調 來利 顯用	人漸 像漸 畫脫 法離	第二 時期
風圖 格案 美	合於 則化 建裝 立	寫各 完全部 成位 特	獨風 立格 已畫 能法	第三 時期
於象 嚴徵 重美 化趨	繁寫 形式 增	各各 部位 特	開美 始感 發展思想	第四 時期
氣現 象出 生發 動	自主 動色 縮領 減域	始新 發展思想 開	第五 時期	
現面 象的 繁為 縟方	出然 來現 的象 組自 織	積多 留格 下式 許期 待應 用	第六 時期	

在第一節「臉譜之地位與範圍」中曾講過。臉譜不只限於淨角一工，其他如生旦丑，都有臉譜可言。尤其是丑角的臉譜，與淨角勢力相等，同站於化妝術上的重要位值。談到臉譜的演變，似乎淨丑兩工，應當相題並論。然而丑角的臉譜，就風格上講，就形式上講，就藝術上講，就笑趣上講，與淨角臉譜完全不同。講起來：也需要有極長的文字來闡發研究。所以在這裏暫不附講，將來另作一節，詳細專論。（完）

# 醇酒婦人獨幕劇

晶心

人物

胡媽

尤亦清

廖慰羣

楊梅魂

地點

楊梅魂的客廳

時間

嚴冬的晚晌

佈景——楊梅魂女士的客廳正和中常家庭的裝璜一樣，沒有什麼太奢侈的樣子。不過女士很愛美，壁上略有些點綴，到還夠漂亮的。淡灰色的牆壁上還有許多由東扯到西，由西扯到東的彩色紙條。這正是將近聖誕節的一個夜晚。可巧就是女士的生日。所以這屋子裏面才這麼樣的熱鬧。

左邊是一個通到餐廳裏面的門。這屋子的右壁有一個大窗戶。窗簾垂地。壁有壁爐。火光熊熊的閃着。壁爐前面橫着一個凳子，壁爐上有兩對銅燭台。點着紅洋燭。中間放着一個大花瓶。有許多花。後面靠右對着觀衆有一個門是爲出入的。在右壁大窗的前面有三隻輕巧的椅子和一個小圓桌。上面有一些吸煙的傢俱。在開幕的時候舞臺空着。約摸冷靜有二十秒鐘的樣子，胡媽從右邊的門走進來了。胡媽是地道三河縣新上工的老媽子。是一個由鄉土紳士家庭墮落到勞工階級的女子。所以雖然在貧賤的中間還脫不掉調脂抹粉的習氣。她穿着一身藍布褲褂。腳底下有一尺來長的蓮船。胖的跟豬一樣。移動都好像費事。頭上有舊式

的蘇州髻。一步一扭的蹣跚着走。臉上擦着怪粉，抹着紅的嘴唇。光亮的黑漆頭髮看來是異樣可怕的妖豔。慢慢的用兩隻左右開弓的腳在舞台上橫豎亂走。一邊走一邊張望。好像是找些什麼東西。然後到通餐廳的門前往裏面張望一下。這時候右壁的門啞的一聲又開了。一個窮學生穿着一身舊西服。有高爾夫球的褲子。一件青色破外套都被風雪弄成黃的了。清癯的很，頹唐的很。沒戴帽子，頭髮被風吹的亂七八糟。到像是從牀上剛剛爬起來。左手拿着一束花，右手托着一塊三四層高的蛋糕。

胡媽 俺說沒有在家就是沒有在家。俺還冤你作麻呀！

尤亦清 真沒在家嗎？你知道兩毛錢，你叫我現在見着她我給你兩毛錢。

胡媽 慢說兩毛錢，你就是給俺十塊錢，她沒有在家那可有麻法兒呀！

尤亦清 你是新來的。我認的出你來。從先的那個李媽可跟你不一樣。

胡媽 怎麼不一樣？我們還不都是伺候人的。

尤亦清 你伺候人你懂得嗎？你得會看着人的眼色行事。來，你道是把東西接過去呀。

胡媽 你不說俺怎麼接呀？

尤亦清 你作下人的什麼要等說話還行啦。（胡媽伸手要把花接過去）別拿這個。（用頭指蛋糕）拿這箇。（胡媽由上面往起提）別從上面拿從下面托着拿。真糟糕！連這個都不會作。你還伺候梅魂小姐呢，你也配伺候梅魂小姐？（胡媽幫助把蛋糕和花都放在棹子上。尤亦清和胡媽在舞臺中間對面立着）胡媽（他拿出兩毛錢來對她招展）這是兩毛錢。我自要見一見梅魂小姐我總要賞梅魂小姐下人兩毛錢的。你不愛錢

嗎？

胡媽 錢還有不愛的，可是小姐不在家。

尤亦清 你知道從先在這裏的李媽每次接送一回信就要一毛錢。

可惜這個會弄錢的會走了。

胡媽 俺們小姐每月就給俺三塊錢工錢。沒聽說叫俺們要什麼另

外的錢，再說胡要錢俺也不敢要。

尤亦清 你這個蠢東西。錢要你自己會弄。說回來還是你要會伺

候人那你就會弄錢了。

胡媽 俺們就是伺候人的。你說俺怎麼不會伺候人。俺要不會伺

候人，小姐還會留俺在這裏。

尤亦清 你就會伺候小姐不成。你還得會伺候小姐的客人。

胡媽 俺們三塊錢一個月伺候小姐就夠了。客人那是小姐伺候的

，俺們不管。

尤亦清 你說你會伺候小姐嗎？

胡媽 俺不會伺候小姐作麻來？你說。

尤亦清 你說你會伺候小姐你會看小姐的臉色嗎？

胡媽 俺們小姐臉上除去粉以外就是胭脂，她還有什麼別的色氣

。

尤亦清 不是說的這個臉色。

胡媽 你說的是麻呀？

尤亦清 我說的是她什麼時候高興什麼時候生氣。

胡媽 那俺們不知道。

尤亦清 來我告訴你。她這樣一笑就是高興。這樣一來（作怒像

）就是生氣。她跟你常常是這樣笑呢還是常常的這樣生氣呢

？

胡媽 那個（轉過頭去）她常跟俺生氣。

尤亦清 （坐在火爐前面的檯橙上）來我問你姓什麼？

胡媽 俺姓胡。

尤亦清 你是什麼地方的人？

胡媽 俺是三河縣的人。

尤亦清 胡媽你知道我是你們小姐的好朋友嗎？

胡媽 俺也猜着你是。你要不是俺們小姐的好朋友你還來看俺們

小姐來嗎？

尤亦清 我每天這時候來她總是在家的。

胡媽 可是俺們小姐今天說不見什麼客人。

尤亦清 你們小姐說今天不見什麼客人！

胡媽 嘿！我們小姐說今天不見什麼客人。

尤亦清 那她還是在家裏呢。

胡媽 這個俺們不敢說。

尤亦清 你說了罷。我這裏有兩毛錢。我告訴你，你要會伺候人

你就會弄錢了。那你不白活着。那你纔能够活着。

胡媽 俺們小姐說不見什麼人俺們怎麼敢說她是在家裏呢。

尤亦清 說實話你們小姐在家不在家？（他把錢放在她的手裏）

你收了罷。我不會叫你擔什麼沉重。

胡媽 （笑着）你這是作麻呀！

尤亦清 一點小意思。

胡媽 你留這錢作衣服不好嗎？

尤亦清 也就是你說這話。要是別人我揍他！

胡媽 怎麼？

尤亦清 這不是罵人嗎？這不是瞧不起人嗎？你瞧我衣服破是不

是？

胡媽 不是俺是無意中說出來的。



尤亦清 我也不怪你。你自要把小姐請出來什麼都算沒事。

胡媽 那不成呵！我們小姐屋裏還有一個先生吶！

尤亦清 什麼？還有一個先生。他姓什麼？

胡媽 他姓廖他叫廖慰羣。

尤亦清 廖先生不要緊。那也是我的朋友。你告訴他們我來了。

胡媽 你知道我是他們請來的。

胡媽 那俺們替你看去。你還要這兩毛錢不？

尤亦清 錢既然給你了嗎我作什麼還要。

胡媽 那俺們謝謝你。（請下一個安去）俺們給你看看（她回身往餐室的門走去）

尤亦清等一等。（他抓一抓頭髮）

胡媽 你不要叫他們了。來，叫我說他們一跳。你給我找一個地方藏一藏。（左右亂找）來

快着快着。（後面好像有一些脚步響）聽他們快出來了。（在匆忙中他藏右邊大窗旁邊的垂地簾裏面）

胡媽 他們要問這蛋糕可叫俺怎麼說呢？

尤亦清 從窗簾中探出頭來說）你說一個人送來了，就走了。

胡媽 俺可不會說假話。

尤亦清 不會說假話拿錢來。（這時候餐室的門開了。楊梅魂半醉的由左面走出。梅魂小姐是約模二十一二歲的女郎。並不

見得真個的受了多少教育，不過她富有出風頭的才幹，故此社會上對於她有很大的注意。她穿着淡葡萄色的綢衣。很瀟灑的走在舞台的中間向後面斜睨着）

楊梅魂 胡媽你在這裏和誰說話呢？

胡媽 俺們在這裏一個人搗鬼。（胡媽走出去到要出去的時候回頭說）！俺們是在這裏搗鬼。（胡媽下）

楊梅魂 廖先生，廖先生你到來呀。

（廖先生由餐室走出。他是一個三十多歲知道社會事務很深的青年人。家裏好像是有幾個錢。倚仗祖先的餘蔭，大小還可以糟一陣的樣子。穿着很漂亮的中國流氓式的衣服。隨着走進來。）

楊梅魂 哎呦！可了不得了怎麼天地都轉起來了。（她倒到地板上）

廖慰羣 不叫你喝你偏喝。（走過去立在她的身邊）到彷彿那是我的酒。

楊梅魂 那是我的酒呵！

廖慰羣 是你的呀！

楊梅魂 那不是對過水的酒吧。呵！你這人爲什麼這麼狠心。也不把我扶起來嗎？

廖慰羣 你不是不叫我摸你嗎。你叫我扶我那我可保不着得摸着

你。（他要扶她起來）

楊梅魂 呵！不！叫我自己立起來你可別摸我。（她歪斜的坐在火爐前面橫凳上）

廖慰羣 今天是你的生日你算高興了吧！

楊梅魂 什麼高興？噢！胡媽。

廖慰羣 你不高興嗎？這真叫人莫明其妙。

胡媽 （胡媽入）小姐叫俺們作什麼呀？

楊梅魂 你把廚房那瓶紅酒拿來。（胡媽走入餐廳的門去）

廖慰羣 梅魂你別再喝了。你看你醉的成紫芍藥了。

楊梅魂 我成紫牡丹了？

廖慰羣 你再喝我就走了。（廖慰羣假意的往外走）

楊梅魂 走了。好！你走吧！叫我一個人喝。

廖慰羣 我陪着你說一點別的好不好？（他又返回來）

楊梅魂 哈哈！我就知道你捨不得走嗎？

廖慰羣 你看我真要走的時候你就有法子把我拉回來。我要假意要走的時候你叫我走不了。你真是一朵扎手的玫瑰花呵？

楊梅魂 （得意的樣子）這就叫做操縱。

廖慰羣 我就高興的是你這樣的操縱。

楊梅魂 那就好！（胡媽上）

胡媽 放在那裏呢？（胡媽拿着一個磁盤上面有一瓶酒。四隻高脚玻璃杯。左右盤旋）。

楊梅魂 來放子我們凳子上。（胡媽放好退下。楊梅魂拿一隻杯子到滿一杯酒）。

廖慰羣 別喝了不是回頭你還要去演戲嗎？

楊梅魂 喝吧。醉不了還有工夫呢。

廖慰羣 你不早去，導演會着急的。

楊梅魂 不他們知道我從來不晚到，不拿架子。

廖慰羣 可是你不要喝得太多把戲詞都忘了。

楊梅魂 （發起急來）別提這個了。今天是我的生日。你叫我痛快一天。我不喜歡別人管着我。你想我不過是你的一個朋友。你沒有干涉我這些行動的權力。你要打算干涉我就趁早給我滾出去。

廖慰羣 （由驚異而鬧的很不自在）我不敢干涉你。你喝。我現在跟你的想法一樣。必得喝醉了才有意思。我頂喜歡看一個醉了的女人。來，僭們笑臉相對着喝。

楊梅魂 對。你喝一杯。（給他一杯酒）我們愁臉相對着喝。

廖慰羣 今天是你的生日爲什麼要愁臉對喝。

楊梅魂 正是因爲是生日我們才要愁臉對着喝。

廖慰羣 我明白了你想生日是你母親的難日，爲紀念她怎樣爲你

受罪，所以你今天覺得苦悶。

楊梅魂 我不是那樣孝順的兒女。我不過打算要知道從每一年的那一天是我降臨到世界上來受罪的日子罷了！

廖慰羣 我不跟你一樣。（他把乾杯放在梅魂的身旁）我是樂觀的。我要遇到生日的時候我要高高興興的快樂一天，感謝母親給我的生命。我要同時請到許多的好朋友快樂快樂，可是梅魂你回頭不要去演戲嗎？

楊梅魂 是！末場的主角就是我。

廖慰羣 那當然是你的主角除去你誰還配演那齣戲。我知道你這主角絕不是爭來的，是導演親親熱熱求你作的。就跟我這

個賽跑評判員一樣，是體育會聘任委員會委任的。

楊梅魂 可是你沒有在事先請人家吃飯給過什麼暗示嗎？

廖慰羣 如果我的暗示運動出來的，那你這個主角也就太靠不住了。

楊梅魂 （指壁上一張像片）你看這是一堆球星。這都是我過去的好朋友。

廖慰羣 過去的好朋友。那麼現在呢？我想他們過去或也許很愛過你可是現在……（嘆一口氣）……他們也許不是那富有熱情的寶貝了吧！（看像片）呵！你看你看，他們在像片上還在向你飛眼。

楊梅魂 呵！對了，對了。你看他們正斜着眼睛忌妒着你。

廖慰羣 噢！沒有那些事。梅魂來叫我問你，當你和他們交朋友的時候你對於他們沒有什麼夢想嗎？

楊梅魂 可是這些夢想早已破滅，正如同我的生命也一天一天在破滅着。

廖慰羣 我們今天不要談傷心事吧？你回頭還要去演戲呢。（這

時候胡媽推門進來手裏有一包東西)

胡媽 這是余導演送來的衣料。說今天太忙，沒得工夫過來了。

回頭請你早些兒到。

楊梅魂 好攔在屋裏去吧！

廖慰羣 喂！胡媽，你知道今天是你們小姐的生日嗎？

胡媽 俺不知道。

廖慰羣 今天是。你大概還沒叩過頭。

胡媽 俺要知道俺早叩頭了。

廖慰羣 你要叩頭小姐還要賞錢呢！(胡媽慌忙把東西擱在地板

上笨笨的向梅魂叩了三個頭)

楊梅魂 去吧！這是什麼世紀，還弄叩頭這樣的把戲。這不是開

笑玩嗎？(她蹣跚着走到靠窗的椅子上坐下，發見了花和蛋

糕)呵！胡媽！這是誰給送來的。

胡媽 這是一個人送來的就走了。

楊梅魂 爲什麼你不叫他見我呢？

胡媽 不是你說除去廖先生今天不要見什麼人嗎？

楊梅魂 對了那是我忘了。

廖慰羣 那是你醉了。(胡媽站着不走)

楊梅魂 很可惜他走了。不然我可以介紹給你看一看。

廖慰羣 是男人是女人。

楊梅魂 當然是女人。

廖慰羣 胡媽我想是一個男人送來的。胡媽那一定就是你們小姐

的情人你懂什麼是愛情嗎？胡媽

胡媽 俺就知道一點開玩笑，俺們不懂什麼是愛情。

廖慰羣 什麼？不懂什麼是愛情，玩笑！(胡媽嚇墮下)

楊梅魂 你懂愛情嗎？

廖慰羣 我不敢說懂，除非你教導我。(他利用機會坐在她的對面)

楊梅魂 我們再喝一杯酒吧！(廖慰羣又斟了兩杯酒)

廖慰羣 說回來你要不會教給我的話，我可能以告訴你怎麼樣

就是談愛情。不信你用手輕輕的把我攙起來。

楊梅魂 什麼？胡說，誰跟你這麼談愛情。你是爲談愛情才來的

嗎？

廖慰羣 是的。我就是爲談愛情才來的。而且是非這麼談愛情我

不來。不是你叫我到你家裏來的嗎？要不是你叫我來我敢來

嗎？

楊梅魂 那不過是一句客氣話。

廖慰羣 那就是一句勾誘人的話。

楊梅魂 你太沒規矩！

廖慰羣 我怎麼沒規矩！我還沒規矩。每次唱戲我都給你送花籃

，那個花籃不比這臭花強的多。我給你作衣服，請你吃大菜，

你們說明了好啦，今天我非住在這兒不可。你叫住不叫住。

楊梅魂 這是我的房子你住在這兒行嗎？你混蛋！你錯翻了眼皮

了。

廖慰羣 好你罵我。好朋友你把衣服脫下來吧！那是我給你作的

不是，你只能穿給我瞧。你脫不脫，你不脫你不是楊梅魂。

楊梅魂 脫就脫這算得了什麼？(她把旗袍脫下來扔在地板上。

全身露出貼身西式的內衣坐在火爐前。)你是什麼東西？當

初你要不是求着我穿我還不穿呢？你今天送衣料，明天送花

籃，你原來打着什麼愛好藝術的幌子來欺負人。(又喝了一

杯酒)衣服你拿走。

廖慰羣 這就一件嗎？回頭你演戲你那一件你也別穿，你要穿你

就不是梅魂。

楊梅魂 (冷笑) 這算得了什麼。我演戲向來不在乎衣服。你要知道我是演戲我不是要衣服。你知道我不是賣藝的。

廖慰羣 我看你是販賣愛情的。

楊梅魂 你混蛋！你出去不出去！

廖慰羣 我不出去。

楊梅魂 你不去我叫我巡警去。

廖慰羣 我正要找巡警去。我說你騙了我。

楊梅魂 我騙了你什麼？

廖慰羣 你騙了我的金錢，你騙了我的時間，你騙了我的精神。

楊梅魂 你混蛋！你也不過仗着你爸爸給你留下那一點糟錢來挾

制人，仗着你哥哥那一點勢力來壓迫人，那些都是你父親，

你哥哥的。那一點是你的。你這錢還不一樣也是一滴一淚的

民脂民膏。

廖慰羣 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就仗着我爸爸那一點糟錢。不然

你能跟我親近嗎？梅魂你要放明白，我這個青年同女人玩向

來是公平交易的。你用雙手平平穩穩的托過愛情來，我呢，

雙手恭恭敬敬的把金錢送過去。值多少是多少。自有你能多

得便宜的。憑良心說，我沒佔過你們女人的便宜。

楊梅魂 什麼？佔女人的便宜。胡說你還自稱你是文學家，你在

報紙上抬了我們半天的人格，可叫我們把人格葬送到你的手

裏，世界上還有比你再殘忍的。

廖慰羣 你可別瞎了眼。我告訴你全世界藝術界都是如此。

楊梅魂 你不要拿全世界來唬人。

廖慰羣 怎麼樣吧？今天非跟你睡覺不可！

楊梅魂 你混帳王八蛋。(她上去打了他一箇耳光)

廖慰羣 好你打我，走！(拉着她的胳膊)

楊梅魂 你少胡拉。(她打下他的胳膊)你說上那裏去？

廖慰羣 上區裏去。

楊梅魂 上那裏都跟你去。你打算誘惑少女，你當是國家沒有王

法呢。

廖慰羣 你還是少女，你簡直是暗娼。你服不服？

楊梅魂 我憑什麼服？

廖慰羣 明天我就給在報紙上宣佈。叫人人都知道你是楊梅大王

。叫你在上海不能存身。

楊梅魂 這又算得了什麼。你不過是捉弄一個女子罷了！

廖慰羣 你要知道我能捉弄你那就好了。

楊梅魂 可是你真捉弄了我沒有還不敢說！

廖慰羣 我真捉弄了你沒有還不敢說！

楊梅魂 噫！也許我會捉弄了你。

廖慰羣 (見鬧得不見勝利，改變了戰略，要用柔和的法子把她

制服着)對了也許我們是彼此對捉弄。

楊梅魂 噫！看誰吃虧就是了(她又回身坐在靠窗的椅子那面)

廖慰羣 這話也對。別生氣了。我們值當這裏唱一齣戲。我們沒

吵嘴不是。從來沒有不是。來再喝一杯算是我看錯了。我

是試試驗你。你當我真像你所想像的那麼下流嗎？常言說

得好，不打不親熱。(他倒一杯酒過去)

楊梅魂 去！那邊去別在這裏獻殷勤。

廖慰羣 (回頭看見壁上的像片)哈哈！

楊梅魂 你瞧！你笑什麼？

廖慰羣 我自自有可笑的事。

楊梅魂 你說，你說，你不說出來你不是人。

廖慰羣 將才我看見這些照片上的蠢傢伙我很忌妒他們。

楊梅魂 這又有什麼可笑的。

廖慰羣 可是我現在非常可憐他們。哈哈！可憐這些被人捉弄過的傻瓜。

楊梅魂 你明白這個就不白活。

廖慰羣 我明白的比這個還多。來你再喝一杯。（又倒過一杯酒去。）

楊梅魂 不要臉誰喝你倒的酒。（一回身一回手將杯子打在地板上）

廖慰羣 你看你還是這樣彆扭。（又假裝嚴厲起來）你甭不要臉的話我叫你今天演不成戲。

楊梅魂 我正不打算演戲呢？他們的損失有你來擔負。

廖慰羣 他們的損失憑什麼由我擔負。

楊梅魂 （冷笑）那自然了。（搖了一搖身子拍了一下桌子）

廖慰羣 （很溫柔的）噯！別這麼不高興。你看這兒窗子開着大冷的天你坐在這兒，要是風吹了你，你回頭還能演戲嗎？我是天生惟一知冷知熱的人。

楊梅魂 （加以大大的冷笑）

廖慰羣 容我把這窗戶關上。並且窗戶簾子要是不擋上的話你這樣好像赤身露體的一樣也不雅觀。不是嗎會有人拿你去說笑話。（他過去將窗子關起來。又起始去把窗簾往外一拉，便把裏藏著的人拉出來了。尤亦清此時面上已然加上一個面具，正像外國化裝跳舞會所用的面具。伸出兩手很猙獰的望着兩個人。）

楊梅魂 哎喲！（她也轉身跑到餐廳的門口）

廖慰羣 你是誰？（這時候尤亦清一步一步的往前壓迫。廖慰羣從衣袋裏掏出一把手槍描着敵人往後躲。梅魂嚇的在一旁顫

動着。假面人和廖慰羣在舞台上轉了一個圓圈。冷不防把電

燈的樞紐一轉，燈光消失了。只有餐室的門開着射入一道光來。但並沒有把屋子照的很亮。假面人伏下身下去一跳，正要向前去捉拿廖慰羣的時候，槍聲響了兩聲。假面人很輕巧的倒在地上。廖慰羣往前檢視。不意假面人突然躍起來奪廖慰羣的手槍。兩人掙扎了許久。手槍已然被假面人奪去。面具也在此時打落。假面人反向廖慰羣發射了兩槍。廖慰羣便好像很慘憺的倒在地上。尤亦清也喘息的坐在地上好像將從戰場上退下來的兵丁。）

楊梅魂 胡媽胡媽快來！

胡媽 （跑上來）燈怎麼滅了？（點上燈）是小姐動了槍嗎？

楊梅魂 噯！不是！是他們自己動了手槍了。（戰慄的走到尤亦清的身旁）

胡媽 噯！這就是將才送蛋糕的客人。這是怎麼咧？

楊梅魂 噯！

尤亦清 噯！我活不了啦！我身上中了兩槍。

楊梅魂 （詳細的檢查他的身體）你怎麼沒有槍眼，沒有流血。

尤亦清 這一定是打上沒有槍眼的新式槍，所以那血也就流不出來了。

楊梅魂 胡媽這可怎麼辦？

尤亦清 借們今生永別了；還好，我也打死了我的情敵；呵！

楊梅魂 噢兩個人都死在借們家了。這怎麼辦。我也不活着了。（她奪過尤亦清手裏的手槍往自己的頭上就發了一響，然後便倒在地下，把槍扔在一旁。尤亦清慌忙的往前立起去救好像沒有中彈一樣。）

尤亦清 （喘着說）你可死不得；我的寶貝；噯胡媽！

胡媽 (跑過來) 怎麼小姐打了自己了。

尤亦清 (詳細檢查梅魂的頭部又把她扶掖坐在懷內。) 胡媽她好像是暈了，快拿杯酒來。(胡媽去倒酒交給尤亦清。尤亦清就她嘴唇上灌了一口，梅魂軟洋洋的慢慢抬起頭來哭了一聲。)

楊梅魂 這是地獄還是天堂？

尤亦清 這還是受罪的人世。

楊梅魂 我們沒有死嗎？

尤亦清 我們莫非都死了嗎？(很狐疑的)

楊梅魂 我想我們也許是還活着。

胡媽 小姐怎麼樣？

尤亦清 她的頭我想不中用了。

胡媽 俺看看。許沒受傷。怎麼沒有血呢？

尤亦清 胡說。去去請大夫去。(胡媽不動。幫助他把她一扶扶到椅子上。梅魂軟洋洋的躺在椅子上。) 你到底什麼地方受了傷？

楊梅魂 我心上好像有一個窟窿。

尤亦清 我明明看見你往頭上開槍怎麼窟窿會跑到口頭上去。

楊梅魂 你什麼地方受了傷？

尤亦清 呵：我：(看他自己很驚疑的)

楊梅魂 你身上不是中了兩槍嗎？

尤亦清 是的。(過去從地板上檢起手槍來看了一番。哈哈大笑。無意中照着台下放了一槍。胡媽嚇的坐在地上) 原來是一把賽跑的手槍。我以爲是伯郎寧呢？該死！梅魂起來吧！別怕了！我們都沒有死。

胡媽 (立起來) 你看看把俺真嚇壞了。俺當是真槍呢。(胡媽

下)

楊梅魂 該死！那這樣說我們還都活着。

尤亦清 對了。世界上還有許多罪我們沒受夠。等到受够了罪閻王爺才收回借們去吶。

楊梅魂 可是把我可嚇壞了。

尤亦清 來，起來。活動活動。(彼此互相扶持着走了半個圓圈。發見了地上躺着的廖慰羣。尤亦清過去用腳踢了一下) 呵！你也起來別裝蒜了！

廖慰羣 (慢慢從地上爬起來。半坐着哼哼) 借們的膽子都不小！

尤亦清 借們都敢會開玩笑的了！

楊梅魂 你們真能彼此對打。

廖慰羣 只有你們女子會自殺。

尤亦清 這是談愛情嗎？起來吧！不要鬧笑話啦！

廖慰羣 鬧笑話，要不是我的假手槍借們不都完了。

楊梅魂 這是愛情的結果嗎？來，喝一杯吧。我們慶賀慶賀都還活着。

廖慰羣 我們是從死人裏再生。

楊梅魂 我人沒有死，可是我的心早死了。

廖慰羣 (立起來) 我要是心死了我也就完了。

楊梅魂 可惜是一隻假手槍，不然……

尤亦清 是的，是一隻假手槍。借們殺人的心可是真的。

廖慰羣 多少人因爲沒有真槍所以沒有打死人。要是真槍你也早就完了。

尤亦清 什麼你以爲殺一個人必得用槍嗎？我搯也搯死你了。

楊梅魂 我恨也把你恨死了。

廖慰羣 (指尤) 哈哈，你槍沒有打死我，手沒有搯死我。(向

梅魂（你心沒有恨死我，我慶賀我三箇生命的復活。朋友們喝一杯吧。我們不可以仍然作朋友嗎？（倒下三杯酒）

尤亦清 哈哈你槍沒有打死我，我槍沒有打死你，她自己沒有打死她，朋友們也都喝一杯吧！慶賀我們三個人生命的復活。我們還作朋友吧！（三個人都飲了酒）

楊梅魂 那除非死人再活了的時候，嚶：今日是我的生日，幾乎成了死日。前途那裏有生活的陶醉，全是死亡的黑影。

尤亦清 正對。我們原談不到生活都是追求死亡。

廖慰羣 那是你們不認識生活。你們才覺得生活無味。看我，從不想到死亡，那我才是真活着。你們一天一天在那裏憂愁怕死，所以什麼生活的意義也找不着了。我天天昏昏沉沉想活着，結果我是活着。你們打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所以你們的精神在那裏受苦在那裏受罪。來！喝一杯吧！這是我生命的泉水（向尤冷笑）說回來你是不是來同她談愛情。

尤亦清 是的，這你管不着。

廖慰羣 我也是來談愛情的。我們何妨一同都坐下來談。（廖慰羣坐在椅子上，楊梅魂還坐在爐子前面橫凳上。）不過我對於愛情只是開玩笑。

尤亦清 你拿愛情當玩笑！

廖慰羣 是的，那我才不是情愛的奴隸。

楊梅魂 那你簡直是一條狗。

廖慰羣 我不過是找你開開心。你別罵人。不是我一來你也不再寂寞了麼？

尤亦清 原來你也寂寞？

廖慰羣 可是我們曾經喝了酒，打破了這個寂寞！

尤亦清 那你一定比什麼人都快樂了。

廖慰羣 徒弟，來跟我學吧！別把事情都看得太嚴重了。你看她有多們可憐。我說我喝酒是爲高興。她說她喝酒是打算醉死。這不跟拿槍來自己打一下一樣嗎？不是嗎？爲什麼我們不可以作夢一般的活着。

楊梅魂 我們不能！不能！像你那樣沒心肝。

廖慰羣 可是雖然你們不在夢裏，可在醉裏，在生活這一道上還不是一樣！

楊梅魂 誰還有工夫跟你說生活這些事。（走向餐室以內）

尤亦清 她走了就剩僭們倆人了。你打算怎麼樣吧？

廖慰羣 尤亦清僭們本來是好朋友。你別就會吃醋。這辦不了事。她要演新戲去了，那戲沒有她演不成。我們要幫助她成功。

尤亦清 我們今天這齣戲沒你也不成。

廖慰羣 我很高興你能誇獎我兩句。僭們不過這箇……

尤亦清 我禁止你再接近她。

廖慰羣 行行。可是今天我們別再吵了。回頭她出來我們不妨說幾句叫她高興的話。不要擾了她演戲的高興。這你不會不贊成吧！將來我們或者是仇敵，暫時在這一點上我們先拉拉手！（尤亦清精神略覺鬆了些）

尤亦清 這可以。看誰會說的叫她高興。

廖慰羣 說話比手槍有力量。心比刀還要利害。我們要恭維她。

尤亦清 那你是把她害了。（他坐下）

廖慰羣 告訴你沒有，你不要把事情看的太嚴重。你看她來了。

（楊梅魂穿着很漂亮的衣服珊珊的走出來，一手挾着大衣。）

楊梅魂 我演戲去了。你在這裏坐坐吧！可別再打架！

廖慰羣 我們不吵架了。我們跟你去白看戲。呵！我親愛的梅魂

你今天真像一朵花。

尤亦清 你好像一顆明星。

廖慰羣 你好像楊貴妃。

尤亦清 你好像活菩薩。

廖慰羣 你好像救苦救難的觀世音。

尤亦清 你好像世界真主耶穌。

廖慰羣 呵的是上帝。

楊梅魂 什麼什麼嘍！（在地板上氣的跺腳）

尤亦清 我們不妨把愛情天天這樣開着玩笑。

廖慰羣 （拿起一杯酒來跪下條腿在左邊）梅魂這一杯酒祝你譽

滿京滬。

尤亦清 （也拿一杯酒來也跪一條腿在右邊）這一杯酒祝你世界

聞名。

楊梅魂 你們都是些什麼東西？

廖慰羣 罵人！我是花過錢的。

尤亦清 我錢花的也不少。你知道恭維人也要是地方。你看單在

這上你能够成功嗎？

楊梅魂 可是你們目的是什麼？

廖慰羣 我得到了快樂。

尤亦清 我得到了愛情。

楊梅魂 愛情！噫！愛情就這樣講嗎？（已然快要出門又轉回身

子）這簡直是開玩笑嗎？（用雙手擋起她的臉面）

胡嬌 小姐汽車來了汽車夫說第三幕馬上就要上場了。

吳亦清 第三幕快要上場了。（兩個人對說此時梅魂只靠在門上

不動）

楊梅魂 朋友們再給我一杯酒喝吧！（哭泣着）（幕落）

### 曲學通論與詞餘講義

野鶴

戲劇類的書籍，在歷年度的出版率中，向來是佔極小部分的，而近幾年來，似乎更可憐了。本來，經濟衰落，百業蕭條，投資家漸漸膽小起來，在這種狀況之下，利息最薄的出版事業，當然要首遭影響了。在出版者方面，自不免要這樣想：值此經濟衰落之秋，人們的購買力是要減低的，為應付這種環境，不得不把出版量也減低以防出產過剩之弊。不錯，這種顧慮是應該的。在購買者方面，雖不見得也有這種希望，但量既減少，質必提高，所以這也算不得是不幸的消息。

出版事業，和普通營業是兩樣的，普通營業，不妨純以牟利為目標，出版事業，則於求利之外，更擔負有發揚文化的使命，所以執此業者，如果不在文化上着眼，即使幸能利市十倍，也難免落個「文化罪人」的徽號。

雖然，出版者對於書籍之審查，亦非易事，有時震於作者的名望，有時因為種種的隔膜，遂致誤土泥為金玉，這縱然不是故意的錯誤然而在讀者方面，所遭受的，却並沒有兩樣，這並不是我們買書的人苛求，實在因為「質的充實」是每一種出版物必具的條件。

曲學通論，是商務印書館國學小叢書中的一種，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初版。作者是曲學大師吳瞿安（梅）先生，吳先生在曲界，久已被尊為泰山北斗，因此此書出版之後，購讀者非常踴躍。吳先生許久不曾發表著作，故一般人都預料，這部曲學通論，一定有不少新的寶藏，誰知事實上却不然，不過並不是吳先生這部著作不好，其中另有一番原故。

在民國八年，那時吳先生正在北京大學授課，為應付學生的



需要，編了一部詞餘講義，條理詳明，材料豐富，在當時論曲之籍中，實屬首屈一指。這書銷路很好，于是在十二年冬，又再版了一次。

我所見到的詞餘講義，是再版的，校印不甚精其中錯誤不少，例如：

第一章，曲原中「至明初尙不失其。傳奇定於永嘉……。」失其二字之下，無疑脫落了一字。

第二章宮調中「正宮曰悵惆雄壯近濁。」「悵惆」二字，定是「惆悵」之誤。

第三章調名中「始於漢之朱鷺石流艾如張巫山高梁。」其梁字應在下句。

第六章作法中「此真之說也」真之二字之間定有脫落。關於這些「手民之誤」，一時不必細述，現在先來談談曲學通論。

曲學通論，看來和詞餘講義是二書，但仔細去核對核對，兩者實「二而一者也」。分章是一樣，序文是一樣，其中字句是一樣，甚至連詞餘講義（再版本）中的錯誤，此處也不會校正一些，例如：

「至明初尙不失其」。第二頁末行。

「正宮曰悵惆雄壯近濁」第八頁第八行。

「始於漢之朱鷺石流艾如張巫山高梁」。第十頁第二行。

「此真之說也」。第十八頁第九行。

這未免令人驚訝了，詞餘講義一變而為曲學通論，換湯不換藥，對讀者施展欺騙的手段，已屬大不可，況且詞餘講義的版權頁上明明有「版權所有」四個大字，難道說中國的版權就這麼可以蔑視麼？

## 京劇提要

陳善香

### 雍涼關

雍為雍州。涼為涼州。合雍涼為一關。是不通之詞。非舊日皮黃部中無此笑柄。劇取材於三國志通俗演義。只演義亦但云司馬懿屯兵雍涼之間耳。未有雍涼關之名也。關目略謂魏主獻畏諸葛亮北討。呼其謀臣賈詡問策。詡薦司馬懿。三世舊臣。才兼文武。足以敵亮。獻命懿為大都督。率大將張郃郭淮孫禮戴陵張虎樂綝等屯兵雍涼關。以備亮兵。亮果畏懿。乃用馬謖策。流言謂懿欲反。獻大驚。解懿兵柄。亮為正色。般以生。以觀星一段唱工尙為動聽。懿護皆淨。均配色。獻小生。詡則生之次者。昔者王九齡首創此劇。孫菊仙繼之。為四喜部專有。不三十年。遂竟通行矣。考魏志獻初即位時。吳諸葛瑾張翊寇襄陽撫軍。大將軍司馬宣王討破之。斬霸。又明年。亮攻三郡。是懿未嘗屯雍涼。亦無罷兵柄事。故亮之未出。孟達以新城叛。懿遂由宛出師討滅達。豈無兵者所能辦。演義寫達叛。在亮克三郡後殊乖事實。劇全取演義。與史不能相符。勢所必然。可勿過論。只此劇除一唱以外。殊乏精采。不得目為佳製耳。

### 天水關

此伶人所謂戲頭之一。凡童伶學生色者。多先由醉寫擋諒及天水關入手。某名科班一弟子卒業後。教授生徒。叩以天水關。瞠目莫對。姑亂以他語。後私從一清客。詢得大概。返以授之。而此清客固習旦者。非生脚也。當時傳為笑柄。競謂某名科班虛有其表。其造就之人材。不過如是而已。劇以諸葛亮為正脚。首演上疏請伐魏事。所謂前出師表也。蜀志後主列傳建興

五年春。丞相亮出屯漢中營沔北陽平石馬。六年春。亮出攻祁山。諸葛亮列傳。亮北駐漢中。臨發上疏。則劇所演竟是實事。但謂亮即由祁山出師。稍不合耳。史稱亮攻三郡。此只寫天水。考姜維列傳。維字伯約。天水冀人。少孤。與母居。好鄭氏學。仕郡上計掾州郡爲從事。以父罔昔爲郡功曹值。羌戎叛亂。身衛郡將。沒於戰場。賜維官中郎將。參本郡軍事。建興六年丞相諸葛亮向祁山時。天水太守適出案行。維及功曹梁緒主簿。尹賞主記。梁虔等從行。太守聞蜀軍垂至。而諸縣響應。疑維等皆有異心。於是夜亡。保上邽維等覺太守去。追遲至城門。城門已閉。不納。維等相率還冀。冀亦不入維。維等乃俱詣亮。會馬謖敗於街亭。亮拔將西縣千餘家。及維等還。故維遂與母相失。注引魏略曰。天水太守馬遵。將維及諸官屬。隨雍州刺史郭淮。偶自西至洛門案行。會聞亮已到祁山。淮顧遵曰。是欲不善。遂驅東還上邽。遵念所治冀縣界平西偏。又恐吏民樂亂。遂亦隨維去。維曰。明府當還冀。遵曰。卿諸人皆賊也。各自行。維亦無如遵何。而家在冀。遂與郡吏上官子脩等還。吏民大喜。便令見亮。二人不獲已。乃共詣亮。亮見大悅。未及遣迎。冀中人會亮前鋒爲張郃費繇等所破。遂將維等却縮。維不得還。遂入蜀。諸軍攻冀。得維母妻。以維本無去意。不沒其家。但繫保官以延之。此與本傳不同。今劇謂亮攻天水。趙雲爲前鋒。斬韓德。遵懼。不敢出。維自請出戰。雲敗走。亮伺維未返。使魏延僞爲維以襲城。維到遵拒不納。維乃詣亮降。面目又異矣。維以淨般。塗赤面而繪太極於額。亦正脚。他如般雲遵之生後主之小生。延之淨則配搭而已。穿插極草草。魏僞作姜維馬遵不識。尤可笑。觀其布局。知爲皮黃最先之作。不足供今人指摘。幸近無名伶般演。不爲坐客注目。遂免

於讖議。天下事往往如此。正不爲天水關之冷落抱屈。又魏志張既列傳注引。三輔決錄游楚。爲漢與太守。後轉隴西。魏略曰。亮出隴右。天水南安太守。各棄郡東下。楚獨隴西城守。蜀兵到楚。遣長史馬顯出門設陣鳴鼓擊之。蜀人乃去。後十餘日。亮破走南安天水兩郡守。各獲重刑。而楚封列侯。則馬遵爲魏所誅矣。劇未演遵之結局。至與姜維共詣亮之上官子脩。當即亮劾李平公文上尙書之行中典軍。討虜將軍上官維其銜各。恰在行護軍征南將軍當亭侯姜維之次。益證其是一人無疑。戲因其不足輕重。遂刪去之。甚得敘事之法。不得指爲遺漏。

### 鳳鳴關

蜀志趙雲列傳。五年隨諸葛亮駐漢中。明年亮出軍揚聲由斜谷道。曹真遣大衆當之。亮令雲與鄧芝往拒。而身攻祁山。雲芝兵弱敵強。失利於箕谷。然斂衆固守。不至大敗。演義謂亮之北伐。盡遣諸將。獨置雲不用。雲怒而請行。亮使雲及鄧芝爲前鋒。與魏將韓德戰於鳳鳴山。德四子琪琮瓊皆勇。雲盡殺之。德親出。雲又斬德焉。劇全取演義。但改鳳鳴山爲鳳鳴關耳。生般雲爲正色。亮芝皆生而用其次者。德淨。四子二爲雜脚。琪小生。瓊則丑。舊日雲與亮爭論一場。自誇其功。自警河救公孫瓚。當陽救後主。灑亭退陸遜。靡不詳述。唱西皮二大板百餘句。後減十之七八。反似簡淨。他劇雲皆用槍。此獨刀。場上兵器。刀難於槍。老伶欲因難見巧。他無取意。又天水關舊於諸葛亮出兵後。當有趙雲槍挑韓德父子一場。極簡略。及鳳鳴關單行本行世。乃皆減去或屬。鳳鳴關於天水關中。均非老例。然天水關不見韓德。則馬遵聞探事卒報韓德死。未免突如其來。亦甚不妥。鳳鳴關亮祭馬超。若超新喪者。亦取演義之說。蜀志馬超列傳。超章武二年卒。是時已七年之久矣。

。演義紀蜀漢諸將。超與黃忠不及關張趙雲。近似此亦一端。鳳鳴關插入此一節。前後均無照應。似爲繁冗。

罵王朗

蜀志諸葛亮列傳注引亮集曰魏司徒華歆。司空王朗。尙書令陳羣。太史令許芝。謁者僕射諸葛璋。各有書與亮。陳天命人事。欲使舉國稱藩。亮不報。作正議曰。昔在項羽起不由德。雖處華夏秉帝者之勢。卒就湯鑊。爲後永戒。魏不審鑒。今次之矣。免身爲幸。戒在子孫。而二三子各以普艾之齒。承僞指而進。書有若崇竦稱莽之功。亦將偏于元禍苟免者耶。昔世祖之創迹舊基。奮羸卒數千。摧莽強旅四十餘萬於昆陽之郊。夫據道討淫。不在衆寡。及至孟德。以其譎勝之力舉數十萬之師。救張郃於陽平。勢窮慮悔。僅能自脫。辱其鋒銳之衆。遂喪漢中之地。深知神器不可妄獲。旋還未至感毒而死。子桓淫逸。繼之以篡。縱使二三千多逞蘇張詭靡之說。奉進驪兜滔天之辭。欲以誣毀唐帝諷解禹稷。所謂徒喪文藻煩勞翰墨者矣。夫大人君子之所不爲也。又軍誠曰萬人必死。橫行天下。昔軒轅氏整卒數萬。制四方。定海內。况以數十萬之衆。據道而臨。有罪可得干擬者哉。又許靖列傳注引魏略王朗與靖書曰。皇帝既深悼劉將軍之早世。又愍其孤之不易。又惜使足下孔明等士人氣類之徒。遂沉溺於寇夷異種之間。永與華夏乖絕。而無朝聘中國之期。申勅朗等使重爲書與足下等。以足下聰明。接殷勤之盛意。亦足悟海岱之所常在。知百川之所宜注矣。昔伊尹去夏而就殷。陳平違楚而歸漢。猶曜德於阿衡。著功於宰相。若足下能弼人之遺孤。定人之猶豫。去號事魏。績效足以超越伊呂矣。靖以章武二年卒。朗尙未知。故有此一書。演義謂朗親赴祁山勸亮降。爲亮嘲罵。墜馬而死。即因此事。而敷演之劇。

全取演義。正生殷亮。正淨殷朗。但背誦演義中語而已。無甚精采。魏志明帝紀太和二年春。張郃擊亮於街亭。大破之。冬十一月司徒王朗薨。朗死實在亮退之後。小說戲曲之妄不待辯也。亮曰劉繇王朗各據州郡。論安言計動引聖人。羣疑滿腹。衆難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則武鄉夙昔不滿於王朗之爲人。而目爲無用迂儒。尙可信云。

魏志二十九華佗列傳曰。有一郡守病。佗以爲其人盛怒則差。乃多受其貨而不加治。無何棄去。留書罵之。郡守果大怒。令人追殺佗。郡守子知之。屬使勿逐。守瞋恚既甚。吐黑血數升而愈。此事絕趣。與劇中之王朗恰正相反。乃知罵能殺人。亦能活人。蓋人之受罵有甚於毆者。毆人非相對則不得而毆之。罵則愈不見其人而罵愈甚矣。况以朗之衰朽。值諸葛之齒牙。面揭其罪狀。羞怒致斃。理或有之。劇及小說。雖皆出於附會。尙合當日情事。奈朗實未至祁。諸葛固不得而罵之也。又岳傳平話。有萬人口張俊喪命一段。謂俊爲百姓嚼殺。考宋史俊實病殞。或解之曰千人所指。無病而死。俊附權姦。殺大將。人皆指罵。至死未已。俊非受嚼。然其死於萬人之口則不謬妄。蓋亦與劇中王朗結局相同。

失街亭

此演三國志通俗演義馬謖拒諫失街亭。孔明彈琴退仲達。及揮淚斬馬謖故事。考蜀志諸葛亮列傳。建興六年春。亮率諸軍攻祁山。戎陣整齊。賞罰肅而號令明。南安天水安定三郡叛魏應亮。關中響震。魏明帝西鎮長安。命張郃拒亮。亮使馬謖督諸軍在前。與郃戰于街亭。謖違亮節度。舉動失宜。大爲郃所破。亮拔西縣千餘家遷于漢中。戮謖以謝衆。上疏曰。臣以弱才叨竊非據。親秉旄鉞。以厲三軍。不能訓章明法。臨事而懼。

至有街亭建命之闕。箕谷不戒之失。咎皆在臣。授任無方。臣明不知人。恤事多闇。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請自貶三等。以督厥咎。於是以亮爲右將軍。行丞相事。所總統如前。馬良列傳曰。良弟謖。字幼常。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縣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器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器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爲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以爲宜爲先鋒。而亮違衆。拔謖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爲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退還漢中。謖下獄物故。年三十九。向明列傳。明領長史隨亮漢中。明素與馬謖善。謖逃亡。明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則謖敗後曾亡命捕得下獄而死。亮傳所謂戮是戮辱之義。否則戮其屍耳。自司馬光資治通鑑。有斬謖語。演義因之。於是謖在今戲場日日受斷頭之禍。又王平列傳。平拜裨將軍。屬參軍馬謖先鋒。謖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連規諫。謖不能用。大敗於街亭。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疑有伏。不敢逼。平徐收合遺進而還。亮誅謖及將軍張休李盛奪將軍。黃襲兵平特見崇顯。加拜參軍。統五部兼營管事。進位討寇將軍。封亭侯。平少養何氏。後復姓。魏延列傳。楊儀令何平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亡身尙未寒。汝輩何敢爾是。亮卒。平姓猶稱何。終亮之世。無所謂王平。亦通鑑於街亭之役。即書之曰王。演義亦王之。今人遂皆謂王平馬謖共守街亭矣。以上失街亭斬馬謖正史所載情事也。至空城計一節。史無明文。而亦有所本。諸葛亮列傳注郭冲五事之第三事。曰亮屯陽平。遣魏延諸軍東下。亮留萬人守城。晉宣帝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錯道。徑至前當亮六十里所偵候。白宣帝說亮在城中兵少力

弱。亮亦知宣帝垂至。延軍相去遠。勢不相及。將士失色。亮意氣自若。勅軍中偃旗息鼓。不得妄出。又令大開四門。掃地却灑。宣帝謂亮持重。疑有伏。引軍北趣山。明日食時。亮謂參佐拊手大笑曰。司馬懿必謂吾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邏還白如亮言。宣帝後知。深以爲恨。此殆俗所謂空城計乎。裴松之頗疑冲言虛妄。明人嚴衍曰亮傳建興十二年。亮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魏延列傳十二年亮出北谷口。延爲前鋒。出亮營十里。與冲說相合。則亦未盡妄也。但演義敘在街亭敗後。實不足信。此時懿在荊州。魏大將即張郃。非受懿節制。演義寫亮如天人。謂非懿不能支。乃奪郃功歸懿耳。劇以亮爲正角。懿謖皆淨。亦正色。平爲生之次。雲郃等自鄒以下。

今失街亭已風行海內。皆用盧勝奎本。而詞句則多譚鑫培所改。非盧之舊矣。四喜部王九齡另有一本。與盧本大異。司馬懿馬謖皆老生。當日般謖者爲董文。懿則吳連奎也。盧本始皆用淨。謖舊蒼髯。後以三十餘人。髯不宜蒼。始改黑。

### 戰北原

魏志明帝紀青龍三年三月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司馬宣王率諸軍拒之。詔宣王但堅壁拒守。以挫其鋒。彼進不得志。退無與戰。久停則糧盡。虜略無所獲必走矣。走而追之。以逸待勞。全勝之道也。郭淮列傳青龍二年諸葛亮出斜谷。並田于蘭坑。時宣王屯渭南。淮策亮必爭北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原。壘未成。蜀兵至。淮逆擊之。當日漢魏北原之戰。史所載如此。劇謂懿使鄭文詐降於亮。又命人僞爲大將秦朗往挑戰。文立斬僞朗。欲亮信已降之誠。而亮反因此窺破文之隱謀。執文使手書誘懿劫寨。遂大破懿兵。乃斬。文以淨般。文與亮皆正脚色。懿則次矣。譚鑫培等皆會演之。蓋取材於三國演義。故寫

亮如神。懿且不能測。况郭淮乎。鄭文史無其人。秦朗則有之。明帝紀青龍元年鮮卑大人步度根與叛。鮮卑軻比能私通寇邊。遣驍騎將軍秦朗討之。虜走漠北。注引魏氏春秋曰。朗字元明。新興人。又景初二年。燕王宇爲大將軍。條下注引漢晉春秋曰。帝以宇與將軍夏侯獻曹爽。校尉曹肇驍騎秦朗等輔政。中書劉放孫資久專權寵。爲朗等素所不善。陰圖間之。而宇常在帝側。故未得言。甲申帝氣微宇下殿。呼肇有所議。而帝少間。放突前見帝。垂泣曰。陛下忘先帝詔勅藩王不得輔政。且陛下方病。朗等便與才人侍疾者言戲。燕王擁兵南面。不聽臣等出入。此即豎刁趙高也。帝曰。誰可任者。放資乃舉爽。又白宜召宣王。帝從之。放曰。宜爲手詔。帝曰。我因篤不能。放上牀執帝手。強作之齋出。大言曰。有詔免燕王宇等官。於是宇驚獻朗。泣而歸第。則朗於曹獻死時尙存。演義謂死於北原非也。朗母杜氏。事別見貂蟬條下。

### 五丈原

五丈原一名七星燈。演三國演義五丈原諸葛禱星事。漢調以此劇與白帝城洪洋洞爲三死。皆唱做繁難。北京藝罕演。帝王崩殂關目。故三死關一。而白帝城不列通行劇中矣。五丈原自諸葛亮觀星起。至病歿止。京伶張勝奎最以此擅長。張卒後。則賈洪林爲佳。周長山吳連奎均不及之。至劉景然雖曰張氏弟子。不得其傳。去周吳且不可以道里計。安敢望洪林乎。特洪林在同慶部與譚鑫培同演日。譚或遲到。洪林便加演五丈原。坐上客志在於譚。忽增此一折。皆不樂。蓋無真是非。祇慕譚之名而已。由是洪林之五丈原。名大減。考蜀志五諸葛亮列傳。建興十二年春。亮悉大眾由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於渭南。亮每患糧不繼。己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

爲久住之基。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疾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軍退。宣王按其營壘曰。天下奇才也。注引漢晉春秋曰。亮自至數挑戰。宣王亦表固請戰。使衛尉辛毗持節以制之。姜維謂亮曰。辛佐治仗節而到。賊不復出矣。亮曰。彼本無戰情。所以固請戰者。以示武於其衆耳。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而請戰耶。唐修晉書卷一宣帝紀云。有長星墜亮壘。帝知其必敗。遣奇兵特亮後。斬五百級。獲生口千餘。降者六百餘人。朝廷以亮僑軍。利在急戰。每命帝持重。以候其變。帝不出。因遣帝巾幗婦人之飾。帝怒。表請決戰。天子不許。帝弟季書問軍事。帝復書曰。亮志大而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雖提卒十萬。已墜吾彀中。破之必矣。其中不無誇大語。而事迹則與諸書未甚歧異。疑尙係實錄。至殺虜亮之士卒。爲數少。無關於勝負。亦大書特書。勿乃可笑。劉知幾史通曰。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恐其浮夸不止於此。惜其已佚。無從考見。蜀志亮列傳引魏書曰。亮糧盡勢窮。憂慮嘔血。燒營入谷道。發病卒。裴松之曰。亮在渭濱。魏人躡迹。勝負之形未可測。而云嘔血。蓋因亮自亡。而自誇大也。夫以孔明之略。豈爲仲達嘔血乎。及劉琨喪師。與晉元帝箋亦云。亮軍敗嘔血。則引虛記以爲言也。史所載諸葛臨終事若是。劇中拜燈求壽。直以亮爲茅山道士譽之。反毀之矣。唱詞曰。我命中造定七十四歲。借東風折去我陽壽十年。火燒那藤甲兵又折十載。到如今五十四命喪黃泉。荒唐已極。其以兵書付姜維時云。一本兵書交與你。九伐中原你當先。寫亮之前知。亦淋漓盡致。蜀志楊戲列傳。季漢輔臣贊有李孫德注曰。孫德名福梓。潼涪人。爲尙書僕射裴松之引益部耆舊雜記曰。諸葛亮於武。

功病篤。後主遣福省視。因諗以國家大計。福往具宣聖旨。聽亮所言。別去數日。忽却騎馳還見亮。亮語福曰。孤知君還意。言語有所不盡。更來一決耳。君所問者。公談其宜也。福復請蔣琬之後誰可任者。亮曰。文偉可以繼之。又問其次。亮不答。劇以此作結。乃與史相合。要亦因演義先襲用史文也。此劇別有一本。名胭脂計。詳晚出類。劇中李福亦生扮。但用最次者。

錢唐夏綸作南陽樂傳奇。謂亮滅魏吞吳。迎孫夫人還。而立北地王蒯為帝。前此有補天石雜劇。立意稍同。而稍袒江東。非若綸視權操如一也。近人反三國志亦寫劉成。而孫曹敗。然大不滿於亮。以為羽失荊州。皆亮不置謀主之過。因寫徐庶助羽翦魏。文字酣暢淋漓。設想尤奇。在一千翻三分舊案之小說中。當首屈一指。倘取以入劇。必能生色。較蕩寇志之翻水滸有過之無不及。但不可為過信。宋儒以武鄉為王佐者道。尤不可為熟讀演義者道耳。

神仙通鑑謂。亮師仙人鄭公九得真武法。故每逢作法時。便披髮仗劍。作真武狀。尤荒誕不可信。較三國演義更可笑。其書二氏末流多信之。想見其不學無術。

昔在山西。偶過村廟。見伶人方以梆子腔演五丈原。聞其唱詞有云。到今日在五丈原前吹了燈。蓋演義及劇皆謂魏延滅亮之本命燈也。因悟北人以人死為吹燈。是用諸葛典故。

### 司馬通官

魏志諸夏侯列傳。夏侯尚子玄為太常。不得意。中書令李豐結皇后父光祿大夫張緝。謀以玄輔政。大將軍聞其謀。請豐相見。即殺之。廷尉鍾毓奏豐等大逆無道。夷三族。三少帝紀嘉平六年三月廢皇后張氏。晉書景帝紀殺張美人。所謂美人即緝女。由后廢為美人也。於是魏主芳廢。今劇所演即其事。而削玄豐唯存緝。則以其后父耳。又云賈詡死於難。不知久於曹丕之世亡矣。劇以淨般司馬師。小生般芳。旦般張后。生般緝與

誦。淨為正脚。餘皆副。劇又命定中原。與關目不合。舊日北平此頗通行。而凡曹操逼主罪狀。則不恆演。蓋漢為正統。官司有所忌諱。魏為僭國。故不在禁忌之例。自壬子以來。操之逼主弒后。乃見於北平戲場云。司馬氏之誅曹爽。廢曹芳。皆高柔為之助。柔高幹從弟。幹袁紹甥。柔始與袁氏復仇乎。青虹嘯傳奇謂。司馬師乃董承子。其名曰元。曹操殺承。元幸而免。遂養於司馬氏。其說特為漢末諸巨洩忿。無所依據。

### 鐵籠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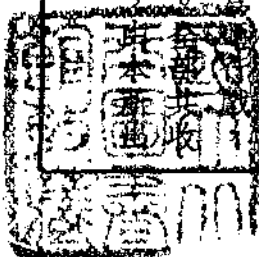
演姜維圍司馬師於鐵籠山。師使大將陳泰借兵於羌。大破維軍。維射殺郭淮而遁。除泰是生。維師淮及羌王述當皆淨。但生亦兼演維。其事本之三國演義。然演義作司馬昭非師也。魏志淮列傳。淮以病死。未死於矢刃。晉書之帝紀。維攻狄道。帝鎮長安。則演義之說。尙有依據。師諡曰景。昭諡曰文。師在此劇為配脚。其正色乃姜維耳。劇為四喜部屈氏所創。春臺部俞潤仙亦般之。俞年近而名高。世遂無知屈氏者矣。聞老伶曹心泉述之如此。屈兄弟皆以淨著名。曰屈三屈四。今亦罕道其人。

### 編輯餘談

本卷出版較遲，殊覺惶愧，決自第五卷起，盡力提前，以副讀者諸君雅望。

長篇文字，分數期陸續刊登，對於讀者，深感不便，本刊今後將努力避免此種情形，非遇特殊原因，決不間斷。

陳墨香先生所撰之京劇提要，共分四集，第一集為第二集為偶演戲，第三集為專有戲，第四集為晚出戲。京劇四千餘齣。茲其第一集業已脫稿，現擬單刊行世，此後不再在本刊發表。



本刊文字不許轉載

主 幹	程金 硯梅 秋廬	著 作 人	中國戲曲音樂院研究所	編 輯 人	北 世 界 平 編 分 譯 館 館	發 行 人	世 界 書 局	印 刷 所	上 海 大 連 路 世 界 書 局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省 世 界 書 局
-----	----------	-------	------------	-------	-------------------	-------	---------	-------	-------------------	-------	-------------------

2839

第四卷 第一期起

零售 每冊 國幣 一角五分

預定 半年 六冊 八元  
全年 十二冊 一元五角

郵票代洋九五折計算

廣告價目

地位	全 面	半 面	1/4
封面內	三十元	二十元	十元
底面外	廿四元	十六元	八元
正文前	十八元	十二元	六元
正文中	十二元	八元	四元
正文後	十二元	八元	四元

連登二期九折三期以上八折半年以上七折全年以上六折二年以上五折文化機關及學術團體惠登廣告者照表八折計算 色紙或彩印另議

投稿簡章

- 一 本刊歡迎關於戲曲及音樂之文字與圖片，文字不拘文言白話但須詳加標點；圖片請附詳細說明於後。
- 二 來稿請繕寫清楚。并註明詳細通訊地址於稿末。
- 三 稿件請附寄原本，如原本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原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地點詳細敘明。
- 四 本刊對於來稿有刪改權，如不願受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五 來稿經登載後，每篇酌贈五元至五十元之稿酬，或本刊若干期。
- 六 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欲保留版權，請預先聲明。
- 七 來稿不用，概行寄還，如須掛號，請附郵資。
- 八 已在他處發表之作，請勿惠賜。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央宣傳委員會圖書雜誌免審證第一一五號  
內政部登記證警字第四五六號

劇學月刊

每冊國幣一角五分